

花 紅

第 一 章

抗 擊 空 軍

(2 0 4)

無何旨趣
有甚幼稚
雜不讀
為妙最奇者
卽通翻全
書不知作人
伊維？！

健疑

共六共

MG
I246.7
570

花 紅

海 上
店 書 草 芳

1928



3 1763 9887 7

紀念我的吟姊

目次

頁碼

目次

1

紅花	一——二一
奇怪的犯人	二二——二九
石塔	三〇——三七
咫尺之間	三八——四五
借	四六——五六
十年前的老朋友	五七——六八
疑問	六九——七五

舒先生的怪夢.....	七六——九〇
沉默.....	九一——一〇〇
死人的笑.....	一〇一——一〇八
狗.....	一〇九——一一六
閻氣的訃文.....	一一七——一二三
後 記	

紅花

這天是星期四。H君眼睜睜地瞧着天亮，再也睡不着，他便一骨碌地爬了起來，披了一件雪白的睡衣，敞着胸襟，扯開了紙糊的格子門，走到晒台上去。這時還只五點半鐘的光景，曉風微微地吹着，把他一頭亂髮，吹的根根飛動；睡衣的長裾，也微微飄揚。雖然像是陰晦的天氣，覺得吹的渾身鬆爽！

本來在熱鬧的都市中，只有這幾刻兒的清晨，還比較的幽靜。可惜天空中佈滿了陰雲，把太陽遮的密密地透不出光來。似輕烟般薄霧般的曙色，迷迷糊糊地把高下的房屋，沉埋了下去。難得有一二細縷的炊烟，遠遠地緩緩地在薄紗般的晨氣中裊裊起來；只因空間的氣壓太重密了，那炊烟再也高飛

不起。日君獨自倚在晒台的柱上，兩手交叉在胸前，癡癡地凝望。忽然不知感觸到了什麼似的，神情便有些不安的樣子，即低倒了頭，在那小小的晒台上踱了幾步，又仰起頭來，望着天空，發了一聲微歎。

晒台的外面，是一片曠場，還留着大地震時焚去的房屋廢基。這時，忽有人語聲傳到日君的聽覺上面，在寂靜的空氣中，分外地清朗。日君向下瞧時，卻見兩個學生似的青年，且行且語，走入曠場中來；手中各執着同樣的長劍。既到場中，便分站好了步位，各笑了一笑，挺着長劍，慢慢地合關起來。日君起先倒喫了一驚——後聽得那兩劍相擊之聲，才知是木製的武器，恍然悟到他們在練習劍術——日本的擊劍頗盛行——便伏在欄干上面，靜靜地聽着。

「噢，日君，好早？」

日君回頭看時，卻是他同寓的K君，也披了和服，含笑地走了出來。日

素卿直起身來，點了點頭，含笑地回答：

「不知怎樣的，一清早便醒了，好像有什麼人在催醒我似的！」

「這許是你有什麼心事吧？不錯，今天是五月七日，怕你就爲了這一點吧？」

「啊，五月七日？……我倒忘了呢！可是我並不爲此。」

「怎麼，你連日子都忘了？你真是個趣人！」

「我原是個糊塗不過的人。不怕你笑，我簡直連我自己的年紀也有些模糊記不起來；前天有一位A君，問我「貴庚多少」？我一時間竟回答不出來，我記得好像是「二十九」；但一方面又好像記得是「三十」，我便回答了一個折衷的數目：「二十九歲半」……」

「哈哈，太滑稽了！難道你倒不怕諱忌？越極了！」K君不覺笑出聲來。

「這倒不是存心打趣。你想，可不是糊塗到極頂嗎？至於諱忌不諱忌，糊塗人的心目中當然沒有的。」

區君搖擺着頭說：「好！」「難得糊塗」！「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

區君也笑起來，「怎麼，你掉起酸腔來？但我問你，要是今天我們在國內，當然又要瞧見幾個紀念會，聽見幾遍激昂慷慨的大演說！……」

「有，有——這兒也有！」

「啊，也有嗎？在什麼地方？難道日本當局不干涉嗎？」

「在中華聖公會。日本當局雖不禁阻，但演詞太激烈了，怕也要干涉吧？」

「這也可見國外同胞的愛國熱誠！我想到會的人，一定異常地擁擠吧？什麼時候開會？我們早一點去，免得沒了座位，立的腿子怪酸的。」區君很

興奮地說。

「這倒不必！」K君淡淡地說。「雖然在東京的華僑，有好幾萬，僅就留學生言，也有一二千人；但無論開什麼會，到會的人數，總是寥寥無幾。聖公會的禮堂，本不甚大，至多能容三四百人；但每次開會，總是空出許多位子。今天聽說二點鐘開會，我怕不到三點鐘，不能開會吧！爲的我國人的習氣，無論什麼期約，終是遲到的多！」

「我想不見得吧？爲的今天，是國恥紀念，不比別的什麼會。尤其是在日本的領域上；尤其是在日本的帝都裏面；尤其是在強迫我們承認那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給我們以國恥的日本的帝都裏面！這是很好的所在，凡有血氣的同胞，誰不想做出一點民衆的表示來給那異國的侵略家瞧這麼一瞧……！」

K君淡淡地說：「話雖不錯，但怕不能個個像你這樣的意念！」
「怕個個像我這樣的意念吧！」

K君笑了笑，「你既這麼說，我們喫了午飯就去。只你倒也像個辯論家，停會兒很可以跳上演說台去，激昂慷慨地演說一下，怕至少可以博得十次以上的鼓掌聲吧！」

「呵，怎麼，你取笑我起來？」

「不敢，不敢！」K君忙打着躬，「爲的說順了口，就這樣地說了。恕我這個！」

忽然曠場上齊聲呼喊，把他們兩人的談話打斷了。H君向下瞧時；那曠場上已圍了不少的看客。那兩個學生似的青年，還是挺着長劍，鬪的正在起勁的當兒。一般看客看到得意時，便揚着臂兒歡呼起來。H君瞧着，不知怎樣的覺得有些嫌惡的意念。

「你瞧他們正在得意哩！這……」H君嘴肥一歪，「嘿，這也算技擊！賽了兩根叫化棒，你挑我爛，賽如小孩子玩耍一般！虧他們還在同聲喝采哩！」

！

K君一笑，『你雖看得他們一錢不值，但他們還認做至高無上的柔術哩

！

『我們湊盪去吧。人家的得意，還是不看見的爲得！』H君把頭扭了一扭，別轉身軀，走了進去。

K君也跟了進來，『那麼，喫了午飯，我在房中等你。』

『好！』H君頭也不回說了。

下午一點鐘，H君和K君已在聖公會的閱報室中。這時天快要下雨的樣子，天上的烏雲，一層層地加厚起來，把大自然塗上了一層灰色似的。H君到日本來還只一個多月，雖然閱報室中有許多人聚攏着在閱報，卻是不相識的多。原來這中華聖公會，差不多是留東華僑的集中機關，雖然地方不甚寬廣，在設備上倒也粗具規模。H君看那時辰鐘上，已經一點三刻，便把所閱

的報紙放下了，走到外面去。可是赴會的人，雖然陸續陸續地來了不少；但一經精密的觀察，統共不到百人。且君還以為或者已在會場裏面。他走到會場門口，卻再也走不進去。不知怎樣的兩腳像給人絆住釘的樣子，呆呆地站住了。原來那會場中一排排地橫列着許多坐椅，那椅上連鬼也沒得一個，只有一個穿着粉紅衫子的女士，在急急忽慢地彈着批霞娜；幾個青春的男子，都是短衣白領，修飾的異常整潔；頭髮也都刷的烏光油亮，都圍繞在那批霞娜的左右；有的踏着脚尖，有的噙着唇吹，有的手兒一起一落地把手指點着，有的點頭笑眼的輕輕地唱着……

且君也很想進去，可是兩腿兒再也不肯上前，儘站在會場門口呆望。忽然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輕輕地說：

「你呆呆地望什麼？敢是在佩服他們比我們先來嗎？那當然的，他們的愛國熱誠，端的教人欽佩哩！」

日君回過頭去，卻是K君在含笑地說。V君和一個少年也站在K君的旁邊。

「怕不是這意思吧！」V君聲音低了幾倍，「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批霞娜彈的真好！」

日君不覺臉上紅了一紅，勉強笑了笑，「我倒沒有這意念。只怕能說這話的人，才有這意念吧！要是沒有這意念，怎麼有這話呢？」

「阿呀，本來我發昏了！」V君舉了舉手，「日君，我是向來打趣慣的，不覺故態復萌，對於你這認識不久的好友，也無禮起來！真怪，真怪！」

日君一笑，「這算得什麼？我也很喜歡打趣的。」便別轉頭去，向那V君同立着的少年瞧了一眼。V君即介紹說：

「這是T君！哦，他還和你同鄉哩！他也是K省人，是個音樂大家！」
「久仰，久仰！」日君也自說了姓名。「那我要請問T君，那女士彈的

，可是國恥歌曲不是？」

「那裏！」T君搖着頭，頓了一頓，「這是日本婦女勉勵男子從軍的歌曲！」

「那麼，那幾位青春男子，想也懂得這歌曲吧？」

「那裏！」V君搖着頭，似笑非笑地接着說：「不怕你們說我輕薄，在他們或者錯認做『懷春曲』呢！」

日君不覺發了一聲微歎！K君和T君也默默地不做聲。V君才冷冷地說：

「時間還早，怕不到三點鐘，不會開會；還是到我們房間裏去坐一會兒。」

K君點點頭，便拉了日君，走上樓去。

原來V君和T君同住一個房間，即在聖公會樓上的宿舍中。可巧那房間

的號碼，是二十一號，K君踏進門時，卽笑向V君說：「這倒是一個國恥房間，那二十一條深刻在你們的門上呢！」說的各人都笑了。

「K君，我才相信你的話哩！」H君便在靠壁的一張牀上橫了下去，懶懶地說。

「什麼話，K君？」T君問。

K君一笑說：「沒有什麼。不過他說今天到會的人，一定很多，爲的是國恥紀念！我說一定不多，他還不信，所以我們喫了午飯就來。」

「你們喫了午飯就來嗎？那爲什麼不到我們房間裏來坐坐？」

「我們多天沒見祖國的報紙，所以在閱報室中，沒有上來得。」

「本來這見的什麼會，都是敷衍性質，要是能夠坐滿了會場上的位子，已算是很難得的盛會了；但也不多见。」T君淡淡地說。

「但我終不信我們在國外的同胞的愛國心，竟然如此地薄弱！」H君直

起頭來。

「嘿，什麼叫做愛國？要是國人都懂得，好好的中華民國，也不致糟糕到這般地步了！」W君冷笑着。

「老實說，敷衍的什麼會，還不如不開的好，免得給異族人見了笑話！」V君把熱水瓶倒着開水說。

「這倒不然。」H君坐了起來。「就說是敷衍的會，也總算有這麼一個會，裝一個幌子，給異族人瞧瞧，表示我們的人心，還沒有死盡，也是好的！」

「不，你還沒知道仔細呢！」V君向各人敬了一杯茶。「說也可醜，這兒的什麼會，終是胡鬧一場的多，什麼南派呀，北派呀，無論開什麼會，終是一般人佔住了演說台，做着題外文章，互相漫罵起來；甚而要打架的樣子，卻把開會的本旨，完全忘掉了。臨了，終是一闕而散。」

「是呀。上次開三一八烈士追悼會，他們也險些兒打架起來！」T君附和着。

「可是他們還口口聲聲地喊着救國哩！自己同國的人，尙且這樣胡鬧；但還可推說是政見不同。不過我想在國內儘可胡鬧，還不弔什麼台；獨是在國外卻萬萬不可，因為國家的體面攸關！好幾次了：我有一個日本的友人，故意地問我，「貴國的人爲什麼喜歡鬧意見？」你想，我怎麼樣回答呢？」K君頓了一頓，「我簡直回答不出什麼來。」

「可不是？我也好幾次給那日本友人的問的開不出口來。」V君摸着臉頰兒說。

且君跳起來，「這真是混蛋！」不防手裏那隻玻璃茶杯，也直跳起來，掉在樓板上，「喀」的一聲，碎做好幾塊；杯裏的茶水；沾濕了自己的一件簇新的春季大衣。

K君皺着眉頭，「他們果然應該挨你的罵；但杯子何辜，卻給你摔了個粉身碎骨！」

V君和W君都笑起來，「好在那杯子已經有了裂縫，打碎了好。」

H君不以爲意似的，拍了拍那件春季大衣，重新坐了下去，歎口氣說：

「唉，照這樣下去，我們那個可憐的國家，怕終有一日像這杯子一樣吧！我們現在還能夠開種種的什麼會；尤其是在給這我們以國恥的異國的帝都裏面，開種種的什麼會，——尤其是今天的國恥紀念會！我覺得還是我們應該樂觀的一件事！倘然我們趕快團結起來，鐮除私見，共同奮鬥去，國事未嘗不可爲。目前決不是鬧意見的時候。就說政見不同，等把自己的國家安頓好了，再談不遲，怎麼——怎麼這般混蛋，一點都想不到。要是到了國破家亡的時候，還容得你開種種的什麼會嗎？還容得你這樣地胡鬧嗎？我怕中國的亡，不亡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亡在軍閥的暴橫，不亡在土匪擾亂；卻亡

在這一般自命爲智識階級中人的胡鬧的政見上吧！唉，我怕他們所謂的政見，還沒有融洽，可憐中國的地圖，已變了顏色哩！」

V君不住的搔着頭。T君張開了嘴，閣不權來。K君張大了眼睛，瞬都不瞬。直等J君說完了，K君即接着說：

「不錯！我們現在還能夠開種種的什麼會，便像今天，還有這麼一個會，作爲國恥的紀念，就在給我們以國恥的異國的帝都裏面，還是幸事！因爲能有國恥可作紀念，還有那個「國」字存在着呢！只怕沒有了「國」，就要紀念什麼的「恥」，也不容你自由吧？那麼，消極的說，我們應該怎樣的維持這國恥二字；積極的說，我們應該怎樣的洗雪這國恥二字！不消說是化除私見，共同奮鬥去！」

V君和T君都點頭說：「這是確論！……這是確論！那麼，今天的會場中，就請J君去演說一番，警告警告那一般胡鬧的同胞，也似乎不可少惡事

L。

丑君奮然說：「那也使得，不妨試一下子。只是我向未演說過，恐怕爾不滿意。」

丑君說：「不打緊，你只要放大胆子就行！」

「啊，不聽得鈴聲嗎？想在開會了，我們下去吧！」T君說。

丑君應了一瞧手錶說：「哦！二點五十分，還沒到三點鐘，也許是國籍紀念的關係，比較往後提早了十分鐘！」說的各人笑了起來。

一陣鈴聲，把丑君等進了會場中去。進門的時候，有會中的幹事，在門口散發印刷品；又一幹事，手裏拿了不少的白紙花，發給入會的人，每人一朵。丑君見他人把那紙花扣在襟上，也照樣扣了，踏進會場去。丑君抬眼向四面瞧了一下，果然會場中的空位還很多；女子席上，也只三四人，那一綑彈琴的紅衣女士，也在其內。但有許多人，並不向空座上去坐，卻聚立在

後面牆脚傍邊。E君便疑惑起來，悄悄地拉了拉E君的袖子問：

「那些人怎麼不坐，卻立在坐位後面？」

E君回頭瞧了一眼，「你道他們是中國人嗎？他們都是日本的新聞記者；和便衣的警察們！」

「啊，便衣的警察？是不是來監視我們？」

E君點點頭，把手中的印刷品翻閱着。E君也翻了幾翻，約略地瞧了一下，又忍不住問：

「這是互相謾罵的文字——是我們中國人互相謾罵的文字！是不是所謂南北派？」

E君又點點頭。E君心裏便不自然起來——

「這太無意識了！給日本人見了，可不要給他們恥笑！」說着，擡起嘴唇，把那印刷品橫扯豎撕的撕着。坐在他前面的一個少年聽得了，回過頭來

，瞧了一眼，在鼻子裏哼了一聲！但他一點都不在意，仍是撕個不止。

玻璃窗上，浙浙瀝瀝地洒下雨來，終于澆溜直瀉，會場中晦暗的像黑獄一般！主席報告了開會詞後，即有幾個青年——是修飾的很漂亮的幾個青年，輪流着上台演說。日君倒也很靜心地聽着。日本的新聞記者，幾次放着鏡光，攝取會場的情形，震的日君漸漸地頭痛起來。那時演說的人，也漸漸地說到題外去，漸漸地互相攻擊起來，日君聽了，頭痛的更加利害！後來漸漸地互相謾罵起來；終於拍檯蹶脚地大罵特罵起來，這一人罵的時候，這一派的同志，便鼓掌譁呼地齊聲附和；那一人罵的時候，那一派的同志，也鼓掌譁呼地助着威勢。日君再也忍耐不住，霍地立了起來，奔上演說台去，不等那一人說罵完了，即抗聲地說：

「諸君！今天是什麼會？是我們的國恥紀念會呀！……」

「呀……呀……呀……」有許多人噙着嘴唇，吹出驅逐的調子來。

但H君仍是抗聲地說下：「既是我們的國恥紀念會，應該把國恥二字認清楚了……」

「呀……混蛋……什麼東西……吁……」許多人一疊連地喊着。

但H君仍是繼續說下：「况且我們就在這給我國恥的……」

「打……打打……打這混賬東西……打這王八羔子……」喊打的聲音，鬧成一片。

H君不由不微微着惱起來，冷笑了一聲說：「這種下流的口吻，似乎不應在知識階級中人的口中吐了出來！我不是不能罵，不過罵我們自己的同胞，覺得是很傷心的一件事……」

這幾句話，尤其觸怒了一般人，只聽得一陣地呼打之聲，比較以前更加利害。K君恐怕鬧出事來，忙立了起來，正想把H君拖了下來；可是已經不及，有許多人一闖上台，揪住了H君亂毆。這時另有一班人，也闖了上去，

互相毆鬥起來；更另有一班人，奔上前去，扯扯拉拉地勸解着。

K君忙招呼了V君和T君，好容易挨進人叢中去，把H君抬了出來；但已血流滿面，暈了過去，不知誰在他額角上擊了一洞，像用什麼硬傢伙打傷的。一般人見闖了禍事，卽一閃而散，獨剩幾個不關事的人，還圍繞着搖頭歎息。

紅 花

K君慌忙打了一個電話，喚了一輛汽車來，和V君T君，冒着雨把H君抬上了汽車，想送到醫院中去。

日本的新聞記者和許多的便衣警察，都站在聖公會的門口，在指指點點地說笑。有幾個還跟着K君等問長問短，好像很關心的樣子。

明天，日本的許多報紙上，都很詳細地刊戴着一段新聞，標題是：『五月七日支那人的武劇！』『支那人的勇武！』『流血の支那國恥會！』……等等，尤其是東京日報上，標題是：『支那人的血花！』除詳載這段新聞外

，並據那記者說：在受創的支那人身旁，拾得一朵鮮紅的紙花——是濕淋淋地給鮮紅的血汁浸透的一朵紙花！這真是很難得到的一朵名貴的紅花！記者已把他做了會客室中的陳列品了！

一五、五、九日東京

花 籃

籃

奇怪的犯人

入獄的畫符

他雖然到了車站，心裏還是躊躇不決，獨自在車站外面，反背了手，不停地踱來踱去。偶然回過頭去，見那站崗的警察，雄糾糾地一步不離的跟在背後，眼睛睜得像要吃人似的，目光緊緊地注射在他的身上。他斗的吃了一嚇！他很明白自己身上的這副潦倒服裝，和近來尤其憔悴的面容，任何所在給人瞧不起；只是料不到那保障治安的警察先生，反要懷疑到他的身上來。他想：「走吧！」正要踱進車站中去。那警察提高了喉嚨，喊聲「慢走！」卻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領。他不由不着了慌，心裏「別別……」地跳的肉顫起來！「做甚麼呀？」他一點抵抗力也沒有，什麼話都吐不出來，抬眼望着那警察的顏色，像懦弱的兔子遇到了獵犬似的，僅僅地掙扎出這一句可憐的話

那警察祇在鼻子裏哼了一聲，不由分說，在他的身上，隔着衣服撫摸個不住；一直摸到他的大腿上面，肩上的快鎗，和那雪亮的刺刀，恰好晃耀在他的眼前，險些兒那刀尖對到他的臉上。他生來沒有仔細瞧過這樣威風的武器，那刀尖逼近他的臉上時，他覺得全身的汗毛，凜了一凜，終算趁這機會，賞鑒了一下。但他也知道這東西不是好惹的，湊忙側轉頭去，避開了那鋒利的刀尖。但警察還不肯罷手，硬把他的衣鈕解了開來，內衣的破袋裏，褲腰的帶子裏，袍子的夾層裏，都詳細的搜查過；要是線縫裏，藏了一個渺乎其微的蟲子，怕也逃不了那警察先生的精銳的眼光！臨了，還在他的襪管鞋子中間；甚而褲襠裏面，也都瞧一個清清楚楚。

尖銳的冷風，也專揀末路的人，忍心地欺侮，在他鈕扣兒鬆去的當兒，一絲絲地直吹入他的汗毛孔裏，凍得他渾身發抖起來。他再也忍受不住，待

要發話；可是一抬眼瞧了那警察的威武形貌，氣也餒了，祇有閉緊眼睛，低下頭去，向冷空氣中，歎了一聲！終算那警察仁慈，聽他歎氣，向他瞅了一眼，揮着手兒，說聲『去吧！』在理，他得了這個恩赦命令，應該怎樣地感念那警察先生；誰知他忽然提起了全身勇氣，睜大了眼睛，向那警察唾了一口，罵道：

「沒眼的珠蠢才！老實說，我是專販違禁品的一個，你可搜查不到，也奈何我不得。本來我也販得厭煩了，你要是有本領，那你帶我警察局去，我才佩服你哩！」他越說越興奮，敞開了衣襟，挺着胸脯，表示出毫不畏縮的氣概！好事的人，都圍攏來瞧熱鬧，見他這麼說，一齊敲着手掌譁笑。那警察臉上漲得緋紅，幾乎連眼珠子都發出赤熱的光焰來，頓時眉頭一橫，伸出巨掌，望着他臉上打去。他舉手擋去了，把臉一沉，向許多觀衆數說道：

「列位！試問有這道理嗎？就是我有什麼違禁品，落在他的手中，也是

犯的國家律令，可也用不着他無端地欺侮小民。」他又望那警察，哈哈大笑，「警察先生！你這威武，祇能欺侮一般無知的鄉愚，我可不受你欺侮的，有話儘可帶我到你局中去講，我是專販違禁品的一個呀！」說的觀衆們又鬨然大笑。

「好好！」那警察再也受不了他的嘲諷，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拉着他走。他一點也不畏懼，仍是敞着衣襟，凸起了肚皮，一步一搖地和那警察並肩而行。他嘴裏仍不住地嘮叨，一回兒冷嘲熱罵，一回兒仰天狂笑，他那態度簡直像瘋了似的，和以前換了一個人的樣子！引得觀衆們跟在後面，不住地鼓掌噪逐。那警察虧的是個老公事，還能勉強鎮定，維持他的威嚴態度，雖然臉上在熱辣辣地有些發燒。

究竟警察的威權，是國家付給他的，帶一個人到警察局去，算不得一回事。可是那局長見了，心裏「怦」的一跳，眼皮開闔了好一會兒，向他臉上

注視個仔細；但不得不裝出一點局長的應有態度來，故意從容不迫地向那警察發問：

「喂！他犯了甚麼案件，你帶他來？」說時，兩眼閃閃地儘向那警察逼視，銳利的視線，像已聽到了那警察的心上。那警察即不慌不忙，在那制服袋裏摸出一個小小的鉛皮匣子，呈到局長的面前，微笑地說：

「局長！他是一個煙犯！這便是證據：裏邊裝着兩個煙泡，在他的褲腰裏搜查到的。」

「哈哈……」他聽那警察這樣地說，忍不住仰天大笑，「這算不得我犯罪的證據。但我可從實招供，我是專販違禁品的一個——專販鴉片！」他說了復大笑起來。

那局長的眉頭略略地皺了皺，搔着頭說：「我看這人是個瘋子呀！」回頭向那警察斜睨一眼，「你怕是抓錯了人哩！」

「不，局長！……」那警察把那鉛皮匣子揭開了，倒出兩粒烏黑的東西，在手掌上，「但這東西，的確在他的褲腰裏查到的。這是真憑實據，他那吸食鴉片的罪名，再也逃不了的。局長！況且他自己招承是個專販鴉片的人。」

「不錯！你是局長嗎？」他向那局長瞅了一眼，也不由心裏「怦」的一跳，急忙眼望着天，張口大笑，「哈哈，烟犯？不錯，我是烟犯——是販賣鴉片的烟犯！我自己承認，雖然我不是吸鴉片的人……。」

「瘋子！瘋子！確是瘋子！放他去吧！」那局長揮着手說。

「不，局長！他委實不瘋。他會吸鴉片，他身藏煙泡，這是確確實實的事！」那警察表示不服，抗辯起來。

「哼！誰信你？」那局長睜着兩眼，注射在那警察的臉上，「我問你，你那衣袋裏邊，究竟有多少鉛皮匣子？來！……」那局長任公案上拍了一下

「可給我贖個清楚！」

那警察嚇的退立一傍，垂着兩手，緊緊地握着那鉛皮匣子，和那烏黑的兩粒東西，嘴裏不住地應着：「是，是……」再也不敢抬起頭來。

他見了也着了慌，忙說：「不錯，這是確確實實的事呀！我雖不吸食鴉片，但那鉛皮匣子，我可承認是我褲腰中的東西，那可莫問我吸食不吸食，犯罪是確實的；況且我是專販鴉片的人。」

「局長明鑒！他不是已承認了嗎？可不是我冤枉了他。」那警察重復抬起頭來，眉花眼笑地說。

「呸，胡說！這纔是瘋子的話！豈有真正犯罪，沒人要他承認，他反而硬要承認的嗎？左右，給我攆出去，那個瘋子！那局長擺足了架子，滿臉敷上了嚴霜似的，只顧施發他的命令。」

「不，我不去！我是犯罪者！那警察的話不錯啊，局長！」他昂昂地站

著不動。

那局長詫異的了不得！但礙着這局長頭銜，一句話都不能多問，儘揮着手，催促左右驅逐出去。這時，他再也忍耐不住，即在堂上掩面大哭，嗚咽地說道：

「老友！你太慳吝了！連那獄中一碗飯都不肯給我吃嗎？這世界上已無我分，什麼人都欺侮我，故鄉——也沒有面目歸去，叫我往何處去呢？……」

他號啕大哭不休。那局長，那警察，那許多別的警察們，誰都聽的呆呆地發怔：「真想不到有這麼一個奇怪的犯人！」誰也心上這樣地想。

石塔

石塔

不知在若干年之前，這山腰上面，聽說有一座廟宇；但現在已沒有了，祇剩那廟宇的荒基，還約略地找尋得出。在那荒基的前面，矗着一座小小的石塔，雖高不及人；卻堆砌的異常古雅！據說這石塔下面，便是一個高僧的埋葬所在，究竟是不是，那可不得而知。這天，衛石走上山去，便在這石塔傍邊，徘徊了一下，即靠近石塔，向草地上坐了下去。

淡黃色的斜陽，從幾株老樹的中間，在偷偷地窺探；要窺探這十幾年來飄浪在異鄉的衛石究竟變換了容態沒有？可是衛石的容態一點沒有變換，祇年歲把他的身軀增高了，臉上復添了些兒風塵之色。這時坐在草地上面，神情異常落寞！他擡頭向四面望了望，即低下頭去，兩手捧了面頰，默默地不

作聲。在他沉默中間，忽然開展了他的思路：那座小小的石塔，像會說話似的在告訴他——告訴他十幾年前過去的事；衛石便有些迷離惘恍起來！

在石塔的後面，掩出一個人來，把兩手掩住了衛石的眼睛。衛石即伸手摸了摸，在那小小的手腕上，摸着了一雙蒜苗般的細鐮，便笑喊起來：

「菁妹！這是不用猜的，放手罷！」

「這不行。你摸到了鐮子，當然猜得着；以後可不許你摸。」她鬆了手，走到衛石的面前，鼓着小腮兒，像負氣般的說。

「只是你的小手兒掩在我臉上時，你的小手兒已告訴我是你；況掩我眼兒的，除了你沒有旁的人。」

她嗤的笑了。即拉着衛石的手，不服似地說：「你終說我手兒小，你的手兒，也未必大——你瞧：比我大的也有限。自然的，你年紀比我大一歲。」

「她伸着小手和他的手比放着。」

「誰和你比手來？」衛石縮着手說。「呸！我想起來了：昨天我媽媽說，我們年紀不相上下，很像一對小夫妻兒呢！」

「是的，我媽媽也會這般說。前幾天我還要求我媽媽，娶你家去做我的老婆。可怪我媽媽說我是馱子。這個我真不解：我真正的大哥二哥，都娶了老婆，卻不聽見誰說他們是馱子；偏是我……」

衛石不等她說完，就笑起來：「本來只有我能夠娶你做老婆，怎麼你顛倒要娶我來？那就莫怪你媽媽說你是馱子了！」

「噢！這不是太不公平嗎？怎麼只能你娶我；我卻不能娶你？」

「爲的你是個女孩子，女孩子只能做老婆；我是男孩子，男孩子只能做丈夫，顛倒不得的。」

她呆了半晌，才發話說：「可是女孩子與男孩子有甚分別呢？誰制定這

個例的？」

衛石很迅疾地說：「這大概是我穿的長袍子，你穿的短襖兒；或者你穿耳朵、我不穿耳朵的分別罷！這大概是做父母的定的例罷！」

她也很迅疾地說：「那麼，我去穿起長袍子來。」

衛石搖着頭說：「不行，你的耳朵已穿了眼，怕沒有法子想罷。」

她便不悅起來，扯着她的耳環子說：「那我沒有希望了。」她背靠着石塔，眼望着天空，眼眶中饒的紅了起來，要哭出來的樣子。

「菁妹，真悲！你雖不能娶我做老婆；好在我還能娶你做老婆，可不是怎樣嗎？」衛石拉着她的手，安慰她說。

她眼睛睜了睜，兩滴淚珠，即滾在頰上，笑了笑說：「只是我不願離開我的媽媽，到你的家裏；但我很願和你廝守在一塊兒。只不知我做了你的老婆，你能夠嫁到我家來做我的丈夫嗎？」

衛石忙點頭說：「要是青妹歡喜這樣，我就嫁到你家來做你的丈夫！」

她拍着小手兒，帶笑帶跳地說：「果然這樣，我便做你的老婆罷！」

玫瑰般的夕陽，嵌在山凹裏面，鮮豔的像一點櫻唇——山頂的彩霞，像羅綺般的在天空流動，宇宙之間，充滿了欣悅的氣象！他和她唱着山歌，手攏手的跳躍歸去，活像一對小雀兒！

石塔還是這麼大，這麼高，孤伶伶地矗立在山腰，一點都沒有變動。只那滿山的芳草，山腰上的幾株老樹，已給春風吹綠了幾回；衛石的驅幹，也給那時間的進行增高到和石塔一樣。她又盈盈地走到石塔的傍邊，擡起眼來，癡癡地對衛石望着。衛石也覺得有萬千言語，沉在心坎裏面，一句都說不出來，也是癡癡地對她望着。在這沉默的中間，淺黃色的斜陽，從那幾株老樹的枝葉的罅隙裏面，篩進幾點閃光，在偷偷地窺探，要窺探他們這一對癡

兒女在講些甚麼？但他們仍是靜靜地一句話都沒有。斜陽顛倒疲倦起來，再也不願窺探，偷偷地走下山凹裏去；却還露着一點櫻唇，在含笑地和她爭豔！終於見她的髻兒上面，添上了幾朵山花，是衛石親手摘來，爲她簪在髻上的。羞得那夕陽慌着奔下山去，再也不敢探出頭來。但他們卻在喁喁地談話了：

「衛哥！你明天要走嗎？」

「是的。但菁妹放心，我一到那邊，定有信來，和時常見面一樣。」

「但願衛哥此去，無災無病，學成歸來，我當在這石塔傍邊，時常爲衛哥禱告！想這地下高僧，必鑒我私衷，呵護我的衛哥！」

「菁妹莫哭！到我歸來時候，仍當擷取山花，給妹簪上髻兒，和今天一樣。這石塔聽見我的誓言！」

「那麼，我當把我許多別淚，滿山地澆灌山花，天天在這兒佇望，等我

衛哥歸來，像這石塔天天的矗立在這兒一般！」

明月上山，把他們一雙影子，映在山腰的芳草上面，異常地修長；傍邊還陪襯着一支瘦稜稜地石塔，和疏疏地幾株老樹的影子。

這一幅映畫，何等的清媚而幽妙啊！

廟宇的荒基，還約略地找尋得出，幾株老樹，越發見得蕭疏，好像衰頹時期中的老人一樣。山草經過了一陣嚴霜，也都垂倒了頭，漸漸地枯黃。單是那座小小的石塔，仍是孤伶伶地矗立在山腰上面，一點都沒有變動。衛石像夢醒般地驚覺過來，擡頭向四面望了望，卻是一個人孤伶伶地坐在石塔傍邊。他覺得腦中昏亂異常，慢慢地站起身來，卻見自己的身軀，已比較那座小小的石塔高出一頭。他呆呆地對那石塔一瞬不瞬的注視了好久，好像那石塔又在告訴他了——告訴他十幾年來的別後情形！

他很不願意聽那不幸的消息！但好像很清楚，很清楚的聽到了幾句觸耳刺心的話，好像那石塔在這樣地對他說：

「唉，衛哥兒！戰是一件什麼頑意兒呵？卻生生地把你的菁妹斷送得不知去向！」

衛石不知不覺的跪在地上，抱住了石塔，嗚嗚咽咽地飲泣！一滴一滴的淚珠，弔落在石塔的下面，在模糊淚眼中忽然瞥見了一件驚心之物——是石塔跟前幾朵纖小的黃瘦的幽花！因為承受了衛石的眼淚，在很微弱的顫動。衛石不知不覺俯首下去，噙着兩眶眼淚，捧住了那幾朵秋花，輕輕地吻着。

他不知道夕陽也爲他傷心，早已奔避開去，漸漸地把一層沉默的暗幕，籠罩在他的頭上。

明月不來，山風微動，幾株老樹在蕭蕭地迎風合奏，奏着很幽微的秋夜悲歌！

咫尺之間

咫 尺 之 間

我在小學校裏念書的時候，時常聽得教師談論我國的女子問題，總說；我國的女子，大都沒有自立的本能，完全依賴男子爲生活的。這話，究竟能否成立，我終有些懷疑。後來，我進了中學校，又聽到一位姓左的女士的演講，對於我國的女子，痛下攻擊；但大旨也不外乎痛恨我國的女子，大都沒有自立的本能，完全依賴男子爲生活的一番話。我纔有些相信，我在小學校裏聽那教師所談論的，大概終有根據罷。

可是我從小在鄉間長大的，從小看見鄉間的女子，好像並不如小學校裏的教師和姓左的女士所說的那樣沒用——雖然也有幾位奶奶太太——尤其是李四的老婆，我們都喚她做李四嫂的，不單是能夠自謀生活，還能夠養活她

的二子一女；還能夠養活她的深有烟癮的丈夫李四！要是照這樣看來，那小學校教師和姓左女士的話，又未免使我起了一點小小的懷疑。但在知識階級中人說的話，怕不會錯罷！

我就記起了李四嫂的一生狀況來：她是一個田舍人家的女兒，從小生長在一個小小的村落中，當然，沒福氣進學校，享受那教育的薰陶，所以一個字都不識。她所知道的，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耕織爲日常的功課；她祇知道自己分內所應做的，便是這耕織兩件事了！

她在十八歲上便嫁給鎮上的李四做老婆。他們倆的結合，是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過許多參天拜地等繁瑣禮節，什麼自由戀愛，文明結婚，怕在他們夢想中也沒有聽見過罷！可是他們倒也很安心地共同生活起來。

在先，她還怕的鎮上的生活，或許和村間異樣，所以在新娘時期中，很

有戰戰兢兢的樣子。果然，她第一次發見的，鎮上和村間的生活不同，便是她丈夫的抽鴉片煙！她想，這許是鎮上男子的生活中的一件事？所以她一點不嫌惡她的丈夫，反而很殷勤地養茶水弄點心去侍候她的丈夫。餘下的時間，好在李家也靠耕織過活的，她仍是在母家一樣，很勤懇地去做她分內應做的事。她是做慣了的，她祇知做人是應該這樣的，她一點怨心都沒有，她反而覺得非常地安適！

那時李四的家况，很可以過去，李四也有固定的職業，每月還可以賺些兒進款；又加之李四嫂不廢耕織，夫婦倆倒也安心度日。往後，李四的職業失去了，李四的烟癮加深了；李四嫂的肚裏，又鑽出一個小孩子來；李四的家况，便一天不似一天，漸漸地窮困下來，李四嫂不得不耐着辛勤，靠着筋骨耕織，去養她的丈夫和兒子。但她仍是一點怨心都沒有。她只認定自己是應該這樣做的，是做慣了的分內事！她除了喜歡她的兒子外，空閒的時候，

仍是侍候她的丈夫；雖然已明白她丈夫的吸食鴉片，並非是錢上男子的生活中的一件事；並且是廢時、失業、敗家、的根苗！

李四嫂又生了一個女兒，家庭的境況，更不如前，雖然飯食還可敷衍；但她丈夫的吸食鴉片，已不能像以前的舒暢，她的丈夫，便怨恨起來，說是她的窮命帶累了他，從她入門以後，便一天的衰敗下來。她向來對待她的丈夫，真像上帝一般看待的，她怎敢惡聲相反，她除了忍受，只有背着她的丈夫暗中彈淚。

她想：丈夫的話不錯的，也許自己真的是窮命。她這樣一想，一點怨心都沒有，她反而覺得自己對不起她的丈夫，把窮命牽累了他。她從此便分外辛勤，把自己筋骨，去和命運奮鬥！她一家四口的日常生活，外加她丈夫每天的吸煙所費，果然靠了她的辛勤，能夠勉強地敷衍過去；可是她的豐潤的肌肉，卻爲了過於辛勤，減削了許多，漸漸地呈現出憔悴的樣子來！

李四嫂又添了一個兒子，家庭的境况越發窘困了。休說她丈夫的吸食鴉片，也不能像以前的舒暢；便是日常生活，也感到了困難，她丈夫又怨恨起來，不單是說她命窮，還要時常地把她辱罵，她沒奈何只有吞聲忍氣，一點都不敢違抗，為的她向來對待她的丈夫，真像神聖一般的看待。她只有含着眼淚，加倍地辛勤，把自己的筋骨，去掙取合家的衣食，和她的丈夫的鴉片代價。她仍是一點怨心都沒有，她只認定是自己做慣了的分內事——是自己生存在這世間應該這樣地去做。她一遇空閒，除了撫育她的子女外，仍是很小心地侍候她的丈夫，她又認定這也是做妻子的應盡的天職，不容推辭的。但她的憔悴的容顏，越發枯瘠得不成樣子，好像已是四十歲左右的人，雖然她的年紀還只二十多歲。

我從小看見李四嫂這樣地辛苦勤勞。我在小學校的時候，她已生了一子一女；我在中學校的時候，她又添了一子，家境非常窮困；我離去家鄉，好

幾年了，偶然回去，却見李四嫂還是撫育她的子女，侍候她的丈夫，過她的辛苦勤勞的生活，一點都沒有改變。什麼女子解放呀，女子要獨立謀生呀，恐怕她夢裏也沒有聽見過這樣的學說罷！

有一天，我歸到家鄉，去祝賀一位親戚的喜事，可巧遇見李四嫂挈了她最小的兒子，上街去賣布，她身上的衣服，差不多還是幾年前的過時舊樣；頭髮也蓬鬆鬆地沒有梳掠；臉色也越發老得可驚！我不由得憶起了在小學校裏聽見的那教師的談論，和在中學時聽見的左女士的演講，那麼，像這李四嫂，究竟能不能算有自立的本能？能不能免去依賴男子爲生活的譏評？

真的，事有湊巧：我當天在親戚家裏參觀結婚禮式的時候，恰好遇見我在小學校時代的那位教師。呵，多年不見了，這一位老先生已留了鬍子，很神氣地在證婚席上做證婚人哩！聽說這位老先生已改入了政界，曾經做過一任縣知事，現在是本鄉地方上的大紳士，所以纔夠得上做證婚人的資格！

我偶然抬眼瞧到女賓席上，卻又使我驚疑不定——一位珠圍翠繞的中年太太，坐在珠光寶氣的中間，好像有些面熟的样子；但我再也想不起來，我便悄悄地問那坐在我旁邊的一位朋友：

「一個僕婦在給她裝水煙的那位太太，是誰呀？」

那朋友瞧了我一眼，說：「怎麼，你不認識嗎？這便是那位證婚人的夫人；也便是以前很著名的一位女演說家左女士呀！」

我纔恍然，不由的脫口而問：「這左女士還像以前的到處演講嗎？」

那朋友笑了笑說：「不，她已做了太太哩！還高興——幹這無謂的事嗎？」

「但或者她在學校裏教書罷？」

那朋友望我一眼，聳了聳肩說：「我不說她已做了太太嗎？難道放棄了現成的福氣不享，反去過那枯燥無味的教書生涯嗎？她丈夫是做過官的人，

難不成家裏還愁沒錢使用？」

我知道不便再問，便縮住了口。一抬頭卻見那個李四嫂也挈了她最小的兒子走來瞧熱鬧。頭髮仍是蓬鬆地沒有梳掠，衣服仍是幾年前的過時式樣，自然，她只能站在門外瞧着，怎配進入珠光寶氣的太太奶奶們的中間去充做女賓！

忽聽得那位知事太太——左女士，正在喚那僕婦：

「娘姨，給我倒杯茶來！」

呵！不過座上與階下的咫尺之間，好像有什麼阻隔似的，——知縣太太和李四嫂！

借

我還記得：在一個寒冷的冬朝，我身上穿了長毛的羔裘，外面還罩了駱駝絨裏子的大衣，去訪我那個朋友敷君。我在路上走着，身上還覺得微微地抖顫，好冷的天氣啊！

敷君還沒起牀，當差的領我到客室中去坐地。靠壁的火爐，已生了火，饑饉的火燄，照耀得滿室通紅。我踏進門去，好似入了陽春之國，即把大衣脫卸下來；那當差的連忙接了過去，掛在衣架子上。接着，那當差的泡上茶來，還殷勤地問：「先生！吃了點心沒有？」我點了點頭。他敬了我一支香煙，劃了火柴，給我燃着了，他纔退了出去。

我正靠在沙發椅上，慢慢地抽着紙煙，那當差的又領進一個人來。我擡

眼看時，卻見那人身上穿着一件深灰洋布的舊棉袍子；上罩一件玄色緞的馬褂，也起了油光了；頭上一頂瓜皮絨帽，至少也是三年前的，絨頭都塌了下去；一張瘦骨臉，嵌了兩顆烏溜溜地眼珠，委實瘦的怕人！他踏進門來，一眼瞧見了我，便有些趑趄不前的樣子。他輕着脚步走進來，臉上裝出一點笑意，向我點了點頭；我也忙立了起來，向他點點頭，算是打了招呼。

「先生，貴姓？」他向我問着。

我正要告訴他，那營差的像有些不耐煩的樣子，指着一把坐椅說：「你在此坐一回兒，少爺已在起身了。」說着即走了出去。

我們照例互相問過姓名，纔知他姓平——名字已記不起來——又照例敷衍了幾句，纔知他是主人敷衍的一位親戚。我見他還是必恭地站着；況且是主人的親戚，倒不好意思獨自坐下去。他覺得了，忙偏着手說：「請坐呀！」我當然也照樣的說：「請坐，請坐！」他纔拉了一把圈椅，靠近火爐，和

我同時坐了下去；但他兀自面着火爐，把兩手在火上不住的烘着，不住的搓着，再沒有話和我攀談。

我偷眼瞧他，火光照在他臉上，纔有一點血色；枯瘠的皮膚上，也受了火光的映射，生出光輝來！他兩眼一瞬不瞬地注視在火上，像有些不敢向我瞧看的樣子。我便覺得不知怎樣的也有些不忍看他，忙別轉頭來望着別處。

我不在意地吸了口紙煙，眼睛也不在意地瞧到桌上的香煙罐上；卻又使我不得不回轉眼來，向他瞧了一眼。他仍是面對着火爐，在烘着兩手。我忙站起來，把桌上的香煙罐，拿到他的旁邊，含笑說：「平先生，請用香煙！」

他吃驚似的直立起來，連忙鞠了一躬，也笑着說：「啊，啊，不敢當！怎麼勞動你起來？真不敢當呢！……」他兩手一齊伸了出來，忽又覺得錯了似的，忙把左手縮了回去；但那右手也微微地抖着，在煙罐內抽了一支，又忙鞠了幾躬，「多謝，多謝！真不敢當呢！」我也說了，「好說，這算不得

什麼！」

我回頭又拿了煙碟子，抽了一根火柴要給他劃火；但他再也不答應，把煙碟子夾手接了過去。他見我還站在他的身旁，忙又偏着手道：「請坐，請坐！勞動，勞動！」我當然又說了一句「好說！」退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他把那紙煙銜上口時，忽又想起了什麼似的，把那紙煙湊到火爐上面，瞷了一瞷，他便領悟似的昂起頭來；但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劃了火柴，湊到唇邊吸着了，即把那圈椅移動了一下，面對着我，坐了下去。他好像和頃間換了個人的樣子，滿面春風地和我重新攀談起來；可是他額上眼角的皺紋，爲他要表示出快樂的樣子，皺的像老樹的枯皮一般！

據他說：他年紀還只三十歲；可是他的顫顫的面容，好像已有四十多歲的光景；

他又說：他曾在著名的大學校裏念過幾年書，在某洋行裏當過買辦；但

現在正空閒在家；

他又說：現在的生活，更不比以前，什麼都增高了幾倍；尤其是在這繁華的都市中；

他又說：一個人至少一個月要賺一二百金，纔能夠站立在這繁華都市中；但還得日常撙節一點，留下一點積蓄，預備有什麼疾病意外的用度……

哦，他原來是個很有閱歷的人！我呢？我真慚愧！還是糊裏糊塗的混着日子，一點都想不到；甚而還是花天酒地的過着狂浪生涯！我不由不對他欽佩起來！

我們正在閒話家常的當兒，主人敷君戴着拖鞋走了進來，一眼瞧見了我，忙笑道：

「呵，老三，你起的好早？你這幾天忙的甚麼？昨天老八在林媛媛家請客，卻沒見你來。但今天我做主人，你不可不到。」他帶笑帶說地走到我的

跟前，一屁股在寫字桌的角上坐了，拿起香煙罐子，送到我的面前。我抽了一支，一眼見那平先生正站立在火爐旁邊，爐火薰的他滿臉緋紅！但敷君好似沒有瞧見，自己也抽了一支，向桌上望了望，見那煙碟子已沒有了，便生氣似的喊着：「阿二！」那位平先生已搶步上前，拿着煙碟子說：「在此呢！」即劃了火，獻給到敷君面前。

敷君像呆了呆似的，對他望了一眼；毫不客氣地把紙煙湊上去吸着了，眉頭似皺非皺的動了一動，注視着說：「你幾時來的？」

平先生含笑鞠躬，應了一個「是！」又劃了一根火柴，走到我的面前。

我忙站起來：「不敢，不敢！」恰好那當差的走了進來，一眼瞧見了平先生的樣兒，忙把眼睛移到了別處，像要笑出來卻又不敢笑出來的樣子。這時平先生已退到了火爐旁邊，默默地站着，眼睛不住的向敷君瞷視。

「沒什麼事。」敷君向那當差的說了。那當差即退了出去。敷君忽又想

到了什麼似的，喊了一聲：「阿二！」那當差的又答應着走了進來。敷君即問我：「吃什麼點心？」我回說：「吃過了。」敷君即吩咐那當差的，「給我喊一碗發水麵來！」那當差的剛要答應了出去；敷君忽記起了那位平先生，回過頭去問：「老平，你吃了沒有？」那當差的不由不站住了。平先生忙笑着鞠躬，「不客氣，不客氣，我，我吃過了。」敷君揮一揮手，那當差的纔走了出去。

平先生嘴唇動了幾動，向敷君望了幾望，卻又向我瞟了一眼，像要說什麼話而又不說說出來的樣子。我覺得了，和敷君略談了一會兒，瞧那時鐘上的長短針，都指在十點鐘上，趁那當差的拿進麵來，即起身告辭。敷君還要留我吃了午飯走，我推說還有別事，敷君也就不再勉強。那當差的忙到衣架上拿了我的大衣，服侍我穿上了；我便走上一大步，向敷君的耳邊，悄悄地說了幾句。敷君連連點頭，微笑地說：

「那你晚上早一點來，我帶給你就是。」

說也慚愧！原來我這幾天的應酬費，恰好告罄，是特地向敷君借貸來的。當天晚上，我到花月英家時，敷君已先在，我們招呼過了，他便悄悄地把二百元的鈔票，塞在我的手中，當然，我又裝起闊綽來。接着，又來了許多朋友，便扯開桌子大家碰了幾場和，即擺好檯面，喝起酒來。雖然不過是雙槓的酒，十多個朋友；但所叫的姑娘，每人統扯到三個以上；尤其是我所叫的姑娘，沒一個不騁着我獻盡殷勤；我也糊裏糊塗的忘了今天身上的銀錢，還是向人借得來的，左依右偎的非常高興！

酒畢之後，我又和朋友們打了一場撲克，結果：我輸的最多，不單把敷君在先借給我的都輸去了；還虧的敷君又借了我一百塊錢，纔把我的窮場面敷衍了過去。好慷慨的敷君，真教我不盡的感念呢！

其時花月英正和敷君糾纏個不休，因花月英硬要敷君給她打一件飾首；

敷君偏生不肯答應，只顧搖頭；卻給花月英偷偷地把他懷中的皮夾搶摸了去。敷君覺得了，趕着伸手搶奪；花月英忙笑着奔逃，把皮夾中的所有全都倒了出來，把一個空皮夾拋還給敷君。敷君接了那空皮夾，笑着說：

「好好，我皮夾裏面共有二千多塊的鈔票呢！」

花月英恰好奔到我的跟前，隨笑帶喘地說：「謊話！待我檢點來。我只要二百塊錢，餘多的還你是了。」她隨說隨點，忽然詫異起來，「啊，這是什麼？三少，你瞧！」她把一張摺疊的白紙授給了我。我接在手裏，見是一張字據，上面約略這樣地寫着：

「立借據平某，爲因正用，借到敷姓洋二十元正，言明以三月爲期，月息二分；屆期本利如數歸清，決不拖欠。恐無憑信，立此借據存照。」

我瞧那借據的日子，還是昨天的事！上面貼着印花，下面劃着花押；我纔悟昨天平先生的訪候敷君；原來和我抱着同一的目的！敷君也瞥見了，便

在鼻子裏哼了一聲說：

「老三，這便是昨天的那個討厭東西立的借據！我最厭惡的這般人……」忽然縮住了口，改着口氣說：「要是爽快快快的向我通融，我沒有不答應的；可奈這人偏生多嘮叨，說什麼斷炊咧，家裏人還餓着咧，……說了不知道多少麻煩的話！你昨天走了之後，我正給他纏的頭痛起來！本來誰要他這勞什子的借據；但他定要寫了給我，你想，可笑不可笑呢！」

我一時說不出話來，勉強啞了幾句；但我眼前似乎現出一個人來：那人對着數君在不在地打躬作揖；不住地哀求苦告；甚而咽着悲聲，流下眼淚來。那人——像就是與我有一面緣的平先生！

我又恍惚我的一對眼珠，像生了翅膀似的飛到了一家貧苦人家去，見那人家有年老的老婆婆，有中年的憔悴婦人，有衣衫襤褸的男女小孩，都在蜷着身子齊聲地呼寒；摸着喉嚨同聲地嚷餓！

我不由的兩手扶頭，伏在桌子上面，再也擡不起來。頭裏昏昏沉沉地已忘記在甚麼地方？

「我真不明白：同是借貸的人，爲什麼對於我肯一百二百的借給我？我是借來揮霍在不正當的用途上的！爲什麼對於那平先生二十元的小借款，還要出立借據，限期歸還？他是借去養家活命的！」我儘在腦海中不絕地翻騰着這個疑問。

「噢，老三，你病了嗎？……喂，三少，做甚麼呀？……」我耳邊只聽得隱隱約約地有許多人在這樣地呼喊。

十年前的老朋友

羅君很得意的對他的同鄉王君說了下面的一席話——

我和劉曉亭認識，已經十年了。我記得我在上海的時候，有一位朋友介紹給我的。

那時我在一家書局裏當一個小編輯，承一班要好的朋友，給我到處吹牛，把「文學家」的三字頭銜，加在區區頭上。好慚愧啊，我自己也不信是個文學家呢！

劉曉亭大概也上了我那朋友的當，很鄭重地拿了我那朋友的一封信，不遠幾百里的奔到上海來，專誠地看我。可巧我有一點事情，到了鄉下去，這真是非常抱歉的事，竟使一個乘興而來的遠方賓客，沒有遇見我這徒有

虛名的文學家。

但劉曉亭一點也不灰心，仍是每天一次的走到書局中去，問我出來了沒有？可是上海舖子裏的夥友，大都是沾染大少爺化的，對待主顧，尙且板起了面孔，不很耐煩；像劉曉亭的一副寒酸打扮，——這是我非常不應該說的話，好像我也有了些麼勢利之見；但要證明夥友的傲慢，不得據實的說——尤其不在他們的眼裏；爲的是來找我的，還不十分簡慢。但經不得劉曉亭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的走動，這般大少爺化的神聖的夥友，便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的變換他們的面孔，終於不耐煩起來，說不定也許有招待不週的地方。幸虧劉曉亭涵養功深，『大人不記小人之過』，一點也不以爲意，這尤其使我非常感佩的！

等我回到上海的時候，在寫字檯上，見了劉曉亭三字的名片——四五張劉曉亭的名片，才知道有這麼一位的劉先生已經下顧了不少次數了。那四五張

名片上面，都寫着幾句留言，寫的都是「拜訪不值」的同樣的話。但據劉曉亭說，已惠顧了八九次，留了八九張名片；這不消說給那般慢客的夥友，把還有幾張留片拋棄了，這是多麼可恨的一件事啊！

起初，我還不知道劉曉亭是個怎麼樣的人？因為他所留的名片，都是一式的，沒有什麼銜頭，證明他的身份。直到見面的時候，劉曉亭又給了我一張印着「東方大學法律科畢業生」，「某縣縣立師範學校教員」的另一式的名片！我才知道劉曉亭也是一個知識階級中人，當然使我非常地欽敬！況且我那朋友介紹來的；況且據劉曉亭說特地來看我的——特地從幾百里外來看我的；特地在上海等了幾天專誠來看我的，尤其使我滿懷地感激——說不出許多感激！

劉曉亭的來意，也是值得感念的：他有好多的文思，滿藏在他的錦繡腹中；他願意捨了他教員位置，來幫助我在文字上工作。並且承他不棄，承他

看得起，對於我說了許多溢美的言辭；供給了許多難得的教訓！但不幸——這許是我能力薄弱吧？雖然爲他奔走了幾處，終竟孤負了他的一片好意；使這一位乘輿而來的劉曉亭，抱了失望歸去，當然，在我是萬分抱歉的！

虧得劉曉亭很能諒解，他歸去之後，便有信來，很長很長地一封信！仍是許多讚許我的話；許多指教我的話。但我有些不敢附和的地方：說什麼「承蒙款待，感激不盡」；說什麼「臨行慨假，容後歸還」這些話！他不是特地來看我的嗎？朋友間的應酬，原當不得一件事，也值得這樣的說嗎？但劉曉亭究竟是個大有古風的君子人，這倒是值得欽佩的！

不消說我們從此便成了一個「文字之交」！雖然劉曉亭的文字，稍微有點不合時宜；但惟其不合時宜，才是文人本色，陽春白雪，能有幾人懂得？我覺得我應該擔負這宣揚的責任，不單是報答知己。

後來，盡我能力，終算找到了一個小小的位置，把劉曉亭拖到了上海來。

，知己重逢，而且時常地在一處地方做事，當然說不出的快活！只是劉曉亭是個懷抱大志的人，「蛟龍非池中物」，豈是這小小的位置能夠拘束他的。要不是看我面子，簡直不屑一顧哩！果然，不到半年，他爲要將來施展他的抱負起見，不得不辭別了我，以官費出洋。

我不是說過：劉曉亭原是國內東方大學法律科畢業生嗎？他出洋留學，當然也學的是法律，本來他在學問上已很有根柢，不到幾年，他就帶了法學博士的學位歸來！不錯，我從此應該稱他劉博士了！

你看國內的大人物——有名的大人物，大半是掛着博士銜頭的留學生！劉博士既熬到了這樣地資格，當然也漸漸地抖起來了：歸國之後，即跟了某公使到外國去做了幾年的祕書，在外交界上漸漸地亨起名來；接着在政治上活動，當了不少的要職。我時常在報紙上瞧見他的名字，時常爲他暗暗地歡欣，雖然他公事很忙，不大和我通信；但我終得時常地寫信給他，祝頌他的

前途無量！

果然，給我祝頌到了。你瞧：這報紙上不是登載着劉博士已受了政府的特派辦理一件外交案子嗎？——要是在前清時候，便是一位欽差大臣——不是說他明後天要到上海來嗎？好哩！我這多年不見的老友劉博士，又可促膝談心，敘敘我們的契闊了。不瞞你說，倘然他能够挈帶我起來，給我一個什麼差使，那我當然非常地喜悅，因為比較文字生涯一定好得多哩！

幾天之後，羅君又很頹喪地對他的同鄉王君說了下面的一席話——
我真料不到，要見一個十年前的老朋友，竟然這樣地不容易！

劉曉亭到了上海的當天，我便去拜訪他。他住在一家大旅館裏，拜訪他的人，很多卻多，我也同樣的傳了一張名片進去，但只見許多的閩客，一個個地輪流着進出，卻再也請不到我。我等得不耐煩了，便去闔守在外房門口

那個當差的；那當差的向我瞅了一眼，只搖了一搖頭，並不答話。我真是莫名其妙，我便自己疑惑：「許是我的服裝不配吧？」但我這天的確換了一身自己當爲最體面的衣服，雖然不能與一般闊人相並，還算不十分寒酸。我再問那當差的時，那當差的白了白眼，聲音很粗暴地說：「早哩！輪到了自會呼喚你的！」我喫了他一個釘頭，本待發話；但轉念「敬其使，以及其主人」，也便忍耐住了。終於那當差的傳出話來：「時候不早，未見的諸位老爺們，明天來吧！」我不得不退了出來，好在同我一樣見不到的人有許多哩。況且我居然也做了所謂老爺們中的一個，雖然沒有見到我老友劉曉亭，也覺得可以驕人了！

第二天，我早上起身之後，就趕着去拜訪。誰知去得太早了，房門還是緊緊地閉着，據那西崽說，他們還沒有起身哩。我想我和劉曉亭是多年的老友啊！不妨扣門進去，趁着沒有客人的時候，很可以談談契闊。但那西崽卻

搖手阻止我，說：「他是個官場中人，官場中人的脾氣，最不好弄，你老還是下午再來吧，不要受了沒趣。」我就告訴他我們的交情。那西崽笑了笑說：「但也靠不住的，我看這位大人的脾氣，尤其是不好弄，昨天他那當差的不知引了一個什麼人進去，到了晚上，那當差的喫了一頓大罵哩。你老還是多走一趟的好！」我仔細一想，不錯，雖說我和他是老朋友；但在睡眠甜適的中間，忽然有人去攪他的覺，說不定會發惱起來，這是常見的事。我便留了一個條子，走了回來。

我怕的人客多了，仍是見不到他，所以喫了午飯，即趕着去訪，誰知他還沒有起來，只那當差的坐在外房門口。我忙堆着笑臉，問他：「你們大人究竟什麼時候起來？」那當差的似理不理的瞧了我一眼，說：「誰知道？」倒把我嚇了一跳，忙縮住了口，退到一間公衆的應接室中去，耐着性兒等待。心裏卻是這般地想：「哼！可惡的奴才！等見到了你的主人，我一定告新

他，那時，怕至少又要挨一頓罵吧？」

後來聽說劉曉亭已經起身了。拜訪的客人，又陸續地來了不少，都到應接室裏來等待着。有幾個像和我同等的人，慢慢地和我攀談起來，知道了我對劉曉亭的交好，更推也改意我日下，對交好更發問長問短，格外地獻着殷勤；我也覺得自己的身份，好像斗的增高了幾倍，不消說心裏快活非凡！誰知那當差的傳出話來，說：「大人要赴某處宴會，對不起，諸位老爺明天來吧！」我待要告訴那當差的：「我是你大人的老友！」但那當差的一副冰冷的面孔，卻把我要說的話，威嚇住了，咽入了肚子裏去。結果，仍沒有見到我那多年的老友！

第三天，我學了一個乖，直到下午三點鐘光景，才去訪他。誰知又走了一個空，昨天晚上，所謂劉大人者，竟沒有回來。我詫異起來，問那當差的：「你大人什麼時候可回來？」那當差的仍是一副冰冷的面孔，回了一句：

誰知道？」當然我不便再問下去。但我很疑惑：他既借了旅館，怎的又宿到別處去呢？

第四天，我再去訪他時，再也不願問那當差的；我先悄悄地问了西崽，知道他還沒有起來，我才走到應接室去等待。誰知那當差的已一眼瞧見了我，即搖着頭說：「大人身子不爽，什麼客都擋駕。」我實在耐不住了，即告訴他：「我是你大人的老友！」那當差的帶着不耐煩的樣子，沖着我說：「你沒有聽見嗎？什麼客都擋駕！去，明天再來！」我不由的惱怒起來，待要叱他幾句，轉念洩氣在這班小人身上，也不大值得，即別轉身子，走了出來。

我想：這許是那奴才的有意爲難吧？恐怕劉曉亭還沒有見到我的名片哩？拿我和劉曉亭十來年的友誼而言，決不信劉曉亭會見了我的名片有意不接見的道理。我想我這猜想一定是不會錯誤的。我便在第五天的早上，給了他

一封掛號信，約他在第六天的下午五點鐘去訪他；並且告訴他那當差的有意為難的情形，叫他預先囑咐當差的不要再這樣的為難。

第六天的下午五點鐘，我便遵時前去，誰知又跑了一個空：當我走到那個大旅館門口的時候，卻見一輛很美麗的汽車中，坐着的那個錦衣闊客，正是劉曉亭的樣子！不過嘴唇上邊留着兩撇小小的鬍子，臉兒也肥胖了一點；旁邊還坐着一個豔裝的女子，像是窰子中的姑娘！我不覺呆了一呆，忙問那管門巡捕，才知的確是我那老友劉曉亭！我待要招呼，可惡的汽車夫，已把他飛一般的疾馳而去，這真是多麼的不巧啊！

我想：他現在已是貴人了！當然有不少的應酬，也難怪他抽不出空來見我，再過幾天，也許他能够空閒一點，說不定要求找我哩！即不然，我停幾天再去訪他，我想終能夠見到他吧？

後來羅君究竟見到了劉博士沒有，那就不得而知了，因為王君就在這一

天的晚上，上了輪船，到了遠方去。不過有一句話可以報告給讀者，大概羅君至今還在上海的一家書局裏，當一個小小的編輯，因為他通訊的信牋和信封，還是印着那家書局編輯部的名義！

疑問

魏先生最恨的是做官的人。要是你和他談起官場情形來，便要惹動他的老脾氣，不願你是官場中人不是，當着你的面，罵一個暢快才歌。因此，認識他的人；或者知道他名字的人，誰也欽敬他，都說他是個現代的高士！

他在高興的時候，越發喜歡和你談論官場的情形；但臨了終是這樣狠狠地罵發聲。

尤其是他在喝酒的時候，一到酒酣耳熱，便橫着白眼，嘖嘖叨叨地罵個不休。

他又時常地對人說：他有幾個朋友，本來都是好好的人，後來一個個的去當官，便一個個的變做了壞人；一個個的變做不顧廉恥的小人。他便舉出

幾個例子來——

某甲，不是赫赫有名的一省的長官嗎？可是他在沒有得意時，原是個窮措大——忠厚木訥的書生！不知怎樣的給他走進了官場，性格便大大的變了。於是他不到幾年，做官的資格越練越老，一步步的直爬上去，到了現在的地位。但他原是我當初的朋友！

某乙，不是被全國唾罵的嗎？起初，他也是個窮措大，比較某甲還要窮的利害，家裏有一頓沒一頓的時常斷炊。只是他原是個很用功的苦學生，循規蹈矩的很守本分。不知怎樣的給他認識了某大老，便平白地在外交界上當起差使來。可是官場原是一隻玄色染缸，跌了進去，沒有不變卻本色的。真可惜呵，他也是我以前的朋友！

某丙，不是我們省裏的某廳長嗎？他全靠某甲一手提拔起來的。他和某甲相識，還是我當初給他們介紹的。他雖不是個窮措大；但他家裏的資產，

原不過十多萬；現在聽說他已有二百多萬的家私！你想：他平白地激增了這許多，難道會從天上飛下來不成？他在沒有得意的時候，很能做幾篇維持名教的文章；談論起來，也是滿口的仁義道德；可是一做了官，怕早已把什麼名教，什麼仁義道德，如數兒拋諸腦後了。啊！官，可以做得嗎？但他也是以前的很知己的老朋友！

某丁，越發不成材了！從來說：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他居然做起軍官來了。他現在不是已經升做師長嗎？他怎麼會升的呢？那不過天天殺戮同胞，把同胞的赤血，染出他的頭銜來，『一將功成萬骨枯』，他爭到這師長頭銜，正不知有多少生命斷送在他這頭銜上哩！他年紀很輕，我還看他長大起來。他在小時候，很有志氣，很肯聽人的話，是一個彬彬有禮的好子弟！不知怎樣的卻給他平地一跳，跳做一個師長了。他總算是我的忘年的小朋友！

呵呵！這一般朋友，老實說：我原不當他們是眞朋友看待，由他們去官也好，變也好，都不在我心上。我所最深惡痛絕的，是我的兩個知己朋友——十幾年的老朋友——也都做起官來，也都變做了壞人——什麼都不顧的再壞沒有的壞人！那真教我思之心痛！這真是我所萬萬料不到的。你想：朋友還可以交得嗎？

魏先生一提起這兩人，總是手捧着頭，表示頭痛的樣子；不住的長吁短歎，表示似乎替他們可惜的樣子！甚而有時竟然淚汪汪地像要痛哭出來的樣子——有時竟然捶胸拍桌，咬牙嚼唇，形容非常地可怕！啊，魏先生真是一個有心人呵！真是一個名教中的君子呵！真是一個憤世嫉俗的高士呵！

他說：他這兩個朋友——簡直不能當他們做朋友——一個叫做某戊。說起來是人人知道的，因為他是我們一省裏的大名鼎鼎的名士——在沒有做官的時候，簡直沒有一天不和我狂飲於酒樓，品茗於茶室。他本是個能講會說個

人，縱談時局，總是口若懸河，議論風發，大有睥睨當世目空餘子的氣概！我總當他是個有心人，誰知忽地一變，變做了官場中的紅人！於是什麼都不顧了，笑罵由人笑罵，好官他自爲之，居然煌煌然的做起道尹來了。不是我好揭他人的隱秘，聽說：他的官運，還是從裙帶上得來的。這樣，我誓不把他再當做朋友看待了！

再一有個叫做某己。這人越發可笑，可惡！他雖是我的朋友，差不多是我的學生！他所有的學問，老實說：一大半還是我指導他的。他也是個窮小子，家裏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時常斷炊。我見他很討人喜歡的；而又小心謹慎，我很喜歡他，便時常周濟他；他衣服破了，我給他衣服；他沒得喫，我給他喫；他沒得錢用，我給他錢用，恐怕他生身的父親看待他還沒有像我的優厚罷！可笑他不知怎樣的給他弄到了一個小小的縣知事，呵呵，他便眼高於頂，連我都不放在眼裏了。我輩施與人者，原不望那人的報答；可是受人

德惠者，卻萬萬不可忘記，這便是人格！否則便是忘恩負義之徒，當然不齒於人類。所以某已非但可笑，而且可惡！

你想：魏先生對於「官」，何等的鄙視而痛恨啊！

這一天，魏先生又對着一個朋友在罵官；那朋友卻慢慢的說：

「是呀，你罵得真不錯！但是我卻有個疑問：某甲已聘你做省長公署的高等顧問，你可知道嗎？某丙也想請你做財政廳裏的第一科科長，你也知道嗎？某戊也想……」

魏先生聽了，不等那朋友說完，慌忙立起身來說：

「這斷乎沒有的事！你從那裏得來的這種消息？呵，什麼消息——怕是謠言罷？」他說的很急促。他那朋友把手裏拿着的一張報紙授給他說：

「你瞧：報紙上已發表出來，這消息想該可靠罷？」

魏先生接了報紙，慌忙把那報紙展了開來，很快很快地看了這邊，看了

那邊，終沒找到。一面瞧着，一面問：

「在那裏？沒有呀！我想斷乎沒有的事，許是你和我打趣罷？」

那朋友指點給他，他才瞧見；原來在『名人雜訊』欄內登載着這段消息：

「魏某：魏先生本是我國的名士，文章風彩，誰也欽佩！甲省長爲推崇人才起見，已聘爲省長公署的高等顧問；同時，財政廳長某丙，亦已聘請魏先生擔任廳中第一科科長職務；某道尹公署亦聘爲高等咨議云。」

但魏先生口裏還不住地說：

「這斷乎沒有的事！……這是謠言！……這斷乎沒有的事！」他說時，兩手有些抖顫起來。

這倒是一個很可研究的疑問：要是這消息是確實的，那麼，魏先生就職不就職？請讀者下一斷語來！

舒先生的怪夢

一個奇怪的夢！雖然是夢不足憑，但傳統的心理的暗示，終覺得有些兒不快，舒先生早晨起身的時候。

他漱盥，喫早飯，什麼都提不起勁兒。他一心只在推想那夢境的吉凶，呆呆地竟把那手中的飯碗，一脫手打碎在地上。他尤其覺得是不祥的預兆，眉頭繃的緊緊地，再也展不開來。

他耐不住了。他雖不是迷信的人，可也不自主地走進那星相館去。

那星相館中的預言家，正愁着門前清冷，忽見主顧上門，喜悅的出乎意料之外！那預言家忙推了推玳瑁眼鏡，不抗不卑地抬一抬身，算是肅容的樣子。

「先生——」舒先生踏入館門，懶懶地嘆了一聲，算是打了招呼。
「唔，——你老，早！」那預言家不得不裝一點樣子，拉了一把椅子請舒先生坐了。

「唔，——」那預言家不等舒先生開口，向他臉上瞧了一眼，抬起頭說：「尊駕像有什麼心事似的，心裏一定非常地不快？對了！本來昨天諸事不宜，尊駕敢是遇到了什麼不如意事吧？」

「是。不，——算來是今天的時辰，三更時候，得了一夢……」

「唔，夢見甚麼？但夢是反的，尊駕何必憂愁。好在小可詳夢是素來有名的，敢請說個詳細。不是小可誇口，前天張公館的大少爺中了慈善券頭彩，還是我給他詳了一夢勸他買的那張彩券呢！」那預言家眉花眼笑地說。

「但是——」舒先生終覺不快，說的聲音很低緩，「我做的是個奇怪的夢——夢見一口棺材，我睡在裏面，好像我還明白我已經死去似的！」

「哈——」那預言家拍着桌子，大笑起來。「這是一個大大的吉兆呀！棺者，官也；材者，財也，夢書上這樣說。尊駕快要升官發財，恭喜，恭喜！」那預言家抱了拳頭，拱了幾拱，表示出確定無疑的樣子。

「真嗎？」

「真，真，真！」那預言家堅決地地下着判斷。「不瞞尊駕說，休說夢書上這樣說；便是那張公館裏的大少爺，也是做了這樣類似的怪夢：一口紅漆的棺材，橫在他家的門口，我便斷定是發橫財的預兆，紅是彩色，非彩券而何？果然，他聽了我的話，不出三日，中了頭彩。尊駕所做的夢，離有些不同；但棺材是相同的，只不知是甚麼顏色？有蓋沒蓋？這個很有關係，尊駕得詳細告訴我，我好給你判斷。」

「好像是黑漆的，沒有蓋，仰面可望見青天。」

「唔！……」那預言家向舒先生打量了一下，「尊駕這幾年來的境况，」

怕不大順利吧？」

舒先生不由不微微惱怒：「先生！我是來請詳夢的。這干你甚事？我可
不短你的酬報。」

「哈哈，笑話，笑話！不是這麼說。尊駕要知這關係夢的吉凶，不容我
不問個清楚。爲的這夢兆要是境况不佳，尤其見得是吉祥之兆。尊駕莫意會
錯了。」那預言家堆着滿臉的笑容說。

「那麼，請你詳細地判斷！」舒先生纔有些微笑容，兩眼渴望着那預言
家的臉上，像要在他臉上找尋出吉祥的希望來似的。

那預言家便正襟危坐，鄭重其事的說：「棺者官也，材者財也，夢書上
這樣說，經驗也這樣地告訴我。但也不可一概而論，黑漆的棺材，在富貴人
夢見，便是倒運的預兆；可是尊駕卻不是這樣說法，更好在沒有棺蓋，這便
是脫離黑運，重見天日的預示。雖然尊駕自己好像知道已經死去似的，其實

既已死去，怎會知道？既無棺蓋，能見天日，那不是暗示從絕處逢生嗎？尊駕怕快要得意吧？棺着官也，材者財也，尊駕還是趕快向政界中去活動，要是有人提提，一定有發展的希望，將來名利雙收，可以預卜。事不宜遲，機不可失，切記，切記！」那預言家滔滔不絕地說的非常玄妙。他臉上堆滿了諂笑，意思是暗示人家，已盡厥職，快拿出代價來吧！

「但是——我喫早飯的時候，打碎了飯碗，那究竟主何朕兆呀？」舒先生還有些遲疑不信的樣子。

那預言家忙說：「這尤其是佳兆！打破舊生涯，另換新生活，未來的那隻飯碗是官財雙運，可賀，可賀！」他站起身來，一拱到地，那腰彎到差不多有九十度的光景。

「哈，哈，哈！……」舒先生歡悅的笑出聲來，「要是真的應了先生的話，哈哈，我必不忘今日——重重酬報！」

但是也可算得小小的不幸，舒先生所仰仗的那個貴人，忽地失勢了；當然，那舒先生的優缺，也連帶地給人搶奪了去。雖然舒先生未免有些兒惱喪，好在腰囊飽滿，從此可不愁喫着；況且有了錢，甚麼事不可做，要是官運未退，靠着金錢，也可以運動一官半職。舒先生的判斷力，也比以前強的多，終是這樣地自己安慰着。

說也不信，舒先生又得了一夢——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睡在棺材裏面，仍是黑漆的棺材，給人抬着，抬到一處高地上去，埋葬在土穴裏面；自己也好像知道是已經死去的樣子。他似乎覺得非常地悲哀，心裏還有生的需求；爲的官還沒有做暢，財也沒有發够，對於這些，還有一點兒依戀。他似乎覺得眼裏湧出淚泉來，自己哀弔自己有志未竟。但他非常地詫異！想自己既已死去，怎的還會哭泣？他忙揩着眼淚，睜開眼皮，就這樣地醒了。

舒先生心裏又覺得有些不快，怕是不祥之兆！但他已十二分地信任那預

言家，當又免不得坐了汽車，趕到那星相館去。那預言家一抬眼見走進一個老主顧來，驟是夢想不到的喜悅，忙着倒茶敬煙，拂拭坐椅，十二分地殷勤招待。他把那夢境告訴那預言家。那預言家緊聚眉峯，固定了瞳神，不住的點頭稱是，裝出十二分注意的樣子。

「可不是笑話，又夢見了這討厭的東西！」舒先生臨了，勉強地裝着從容的態度，從談笑中說着。

「恭喜大人！恭喜大人！」那預着家滿面笑意，站了起來，一拱到地的說。

「啊！怎麼？難道又是吉兆嗎？」舒先生又驚又喜，也拱拱手兒，忙着還禮。

「可不是？」那預言家退到原座，必恭必正地說，「棺者官也，材者財也，有人抬着，是活動的預兆；抬到高處，怕就要高升；埋到土裏，所謂有

士斯有財！况土者疆土也，大人此次出山，怕要有臨民希望，說不定還是名利雙收的優缺呢！恭喜大人！」說着，又打了一躬。

「但你不是說，黑漆的棺材，在富貴人夢見，便是偶運的預兆嗎？」舒先生卻有些不信任的樣子。

「那不可一概而論。我雖然這麼說過；但所謂富貴的人，是指在位者言。大人現在可不能算得意，總算在失勢時期，那這夢兆當然是吉利的。况現在的夢，和以前的夢，雖微有參差，而所見則同，既然種因在前，則其所獲之果，當然不會兩樣。要是沒有前因，突如其來，那說不定也許是不吉之兆？可是大人並不在位，可不消慮得。不過朕兆已見，大人倒要趕快營謀，機會不可失哩！」

「哈，哈，哈，……」舒先生直從內心裏歡悅出來，兀自捧着肚子發笑。他坐着汽車回去，祇嫌着車行太遲，好像機會已在面前，怕遲了要錯過的

樣子。

真是不可思議，舒先生又應了那預言家的神妙的預言！他仗着充裕的腰囊，靈活的手腕，當真又給他找到了另外一個貴人的門路，儼然南面臨民，做起某縣的縣知事來。那個縣素稱富厚，不容易鑽謀到的，卻給舒先生唾手得來，也可見得舒先生的能耐了。不消說，那預言家又得了舒先生的一注豐厚的謝儀！但那預言家真連做夢都想不到，要是他的預言，次次能有效驗，那預言家怕也要平地變為富家翁哩！

舒先生的官財雙運，的確走的亨通，那個縣，差不多做了他的衣食之邦，一直連任下去，差不多將近十年。這將近十年中的舒先生的私人簿記上面，那收入欄內，終是一年年激增。這完全是舒先生的手腕敏捷，聯絡紳士，侍候上司，可稱得面面週到；的確費盡了心機，不是容易的事！

可真是奇怪！舒先生又得一夢——一個奇怪的夢！仍是夢見一口黑漆的棺材，只是自己沒有睡在裏面。祇在那棺材週圍踱步。忽然那棺材裏面伸出一隻手來，只管向他招着。舒先生生詫異起來，正在凝神注目的當兒，冷不防給那隻手抓住了他的表襟，慢慢地拉到棺材裏去。舒先生這一嚇嚇的直叫起來，就這樣地醒了；可是背脊上的冷汗，還在淌個不住，才知道自己正在羅帳錦衾裏面，擁抱着新娶的姨太太哩！

那當然又是那預言家的生意了！那預言家聽了舒先生的話，仍是一拱到地，帶笑地說：

「恭喜大人！賀喜大人！大人又要升官發財哩！」

「啊！又是吉兆嗎？」舒先生眉毛眼睛都笑了起來。舒先生對於那預言家，自然萬分地信服，不用懷疑的。

「大人聽稟：棺者官也，材者財也，棺材裏伸出手來，主有貴人提拔，

大人怕就要高升吧？」那預言家又放低了聲音說：「不瞞大人說，小以前還是才疏學淺，對於那黑漆棺材，開解的還沒十分透闢；近來始在一冊秘本上得到一個確切的解說，不過……」那預言家吞吐着不說下去。

「那自然，學問是沒有窮盡的，不過你怎的頓住了不說下去。」

「是！不過我要先告一個罪，纔能說下去。那秘本上這樣說：財運有兩種，一種是紅的，是正財，宜於經商服賈；一種是黑的，是偏財，宜於作宦投軍！那黑漆棺材……」

「哈，哈，哈……」舒先生不等那預言家說下，即捧腹大笑。「算了，算了，你真不愧爲鐵口啊！」

那預言家也笑了起來，忙打着躬說：「亂道，亂道！幸勿見罪！」

果然，隔不到幾天，消息傳來，舒先生將調任稅關監督，聽說已有明令發表。並且的確是得了貴人的保薦，爲的那貴人委實有些過意不去，像舒先

說也化了二千兩紋銀的代價；旁的不用說了。便是那舒先生的鬱鬱佳城，也經了許多的堪輿家擇定在一個小小的青山上面，來龍去水，地脈相通，也可算得是不可多得的旺穴！虧的扛材的伙計，共有七十二人，纔能把那口黑漆的棺材，很輕緩地抬上山去。

好雄偉的墳山！不知經過多少天的工天，費了多少人的勞力，才能建築成功；爲的舒先生生前是富貴中人，不如此，也不見得富貴人家的氣派！要是舒先生死後有知，想到自己的生榮死闕，怕那鬼臉上也微微地含笑哩！

那真是該死的毛賊！什麼事不可做，卻偏要做這『倒斗』的勾當；什麼人家不可盜竊，卻偏要盜竊到死人的窟宅中去——赫赫有名的舒先生的千古佳城！祇見那雄偉的墳山，已挖成了幾個大窟窿；珍貴的黑漆棺材，已撬去了蓋；生榮死闕的舒先生的屍身，已剝的赤裸裸地一絲不掛！嘿，這可不是又應着了舒先生生前的那幾個好夢嗎？奇了！那毛賊好像知道他生前的怪夢

有意和他尋趣似的。

可是那預言家也非常悲傷，說是少了一個知己的貴人！其實他悲傷的怕不爲此——少了一個夢想不到的老主顧！

沉 默

「纔疏未善買山錢，
偶過名園忽惘然！

不是五湖無我分；

爲難消受美人憐！」

「唉——」他念了這一首小詩，長嘆一聲說：「這宇宙間的一切，甚麼都可忘掉，獨是這二十八字的一首小詩，到死都不能忘記的！」

「癡人！就使你到死不忘記；可有什麼用呢？」他的老友蘇君似笑非笑地說。

「唉！老蘇！你怎知我的心事啊？」

「嘿！可又來？你這自尋煩惱的心事，我什麼都明白；不過又在牽記纏罷了。」蘇君很不讚成似的說。

「哦！我也有些明白了：大概汪君是情場失戀的過來人吧？在那首詩裏邊；和你們的談話中間，可以瞧得出來。那首詩怕就在這梅園裏做的吧？其中當然有絕妙的本事，我倒要請教汪君說給我聽聽呢！」蘇君的同事石君含笑地說。

「不錯，是在這園裏做的。」汪君點了點頭。又搖搖頭說：「但——難言，難言……」

「哈！請教他說，他偏要賣關子，說什麼難言不難言了。但我終以為未免太癡，世間的一切，那可當得真？尤其是戀愛問題，原不過一齣可笑的把戲，說什麼失戀不失戀，也不過自尋煩惱罷了！」蘇君帶笑說。

「這話未嘗不是。但言易行難，我們究竟是個凡人，怎能看得透一切？」

「……」

「得啦！」汪君截住了石君的話。「在老蘇自然是心滿意足了：家裏已有了那麼樣的嫂夫人；而又自己從自由戀愛上結合來的，當然會說風涼話兒。但你怕已忘記了吧？在你沒有成婚之前，偶然和你嫂夫人發生了一點小小的障礙，你便長吁短嘆地飯都喫不下去，這是我親眼看見的。那時，我也百般的警解你聽，也未嘗不笑你太癡哩！」

「屁話，屁話！……」蘇君不住的搖頭。

「啊，我倒沒有知道老蘇有這事呢！」石君說，「這尤其見得當那戀愛之火燃燒起來的時候，任何人都是不知足的；任何人都要癡心吧？」

「聽他胡說！這全是屁話！」蘇君仍是辯白地說，「誰像他？我告訴你吧：他在前年冬天，忽地帶了一個漂亮的女子——她的名字，恕我不能告訴你——偷偷地到這兒來，在無錫飯店裏開了間房間，……」

「這才是屁話哩！要是我偷偷地來，那你怎麼會知道呢？」汪君披了披嘴說。

「是，是——算我說錯了。但開的房間，怕是兩人合一間吧？」蘇君很仔細地把頭搖着圈兒說。

「是的，我也不賴。」汪君很爽截地說，「只是你問的很輕薄的樣子，那就不應該吧！」

「噢！怎麼顛倒說我輕薄起來？像你——哦，還是不說吧！誰不知你是個誠實的君子呀！不過寡人有疾……」

石君忙攔截住了說：「這都是題外文章。老蘇，你說，後來究竟怎麼樣呢？」

「後來嗎？」蘇君卽頓了頓，伸着食指畫着圈兒說：「後來嗎？後來——不言而喻……」說到末一句，故意拉着文腔，把一個「喻」字念的

分外地紆長。

「這真豈有此理！」汪君像生氣的樣子。「唉！」可憐戀愛爭三角，早把污名擔一肩，「由你去怎樣說吧！」他又悽然不樂起來，便把蘇君面前的那個酒瓶，拿在手中，一連倒了幾杯，隨倒隨喝，喝的很快很快，都是一口氣地喝下去，一點小菜都不用。

蘇君搖着頭說：「這又何苦呢？低斟淺酌難道不好嗎？」他又帶着滑稽的形容說：「啊啊，只這一瓶酒，給你喝盡了，叫我們喝甚麼來？好哩，好哩！」他便在汪君手中，把酒瓶搶了回來，向陽光中照了一照，「老石！你瞧，給他一陣地亂喝，差不多喝去了一大半瓶，只剩了這一點點，叫我們怎麼過癮呢？」

石君聽了，不由的笑起來。但汪君卻一聲不響地站了起來，獨自一人走到外面的迴廊裏去。

石君悄悄地說：「老蘇！你看他像已生氣的樣子；而且又傷感起來呢！」

蘇君搖搖頭說：「生氣，那斷乎沒有的事，我們素來打起慣的。不過他終是這副老脾氣，爲的他是個多愁易感的人，只要一抽動他的愁緒，就使在好好地談笑的當兒，也會忽然地悄然不歡起來，像這般的情形，不足爲奇的。你還沒有瞧見他的狂態呢？有時候竟會在大庭廣衆之間放聲大哭起來！什麼禮節，什麼體面，他竟然一點都不顧，也只有他做得出來。」蘇君一面說，一面很留心似的時時地向窗外瞻望。

「這便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呢！」石君點頭說，「那你何不去解勸解勸他，請他到裏邊來吧！」

蘇君搖搖頭說：「勸解不得。他的脾氣，越是勸解，越是不開懷；甚而去勸解他，顛倒勸出了他的眼淚來，還是由他去吧！」蘇君又向窗外望了

望說：「他站立在迴廊下面，背着手向太湖望着，怕又在低吟：『不是五湖無我分，爲難消受美人憐』哩！」

「啊，老蘇，這首詩裏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石君低低地問。

「說來很長的一段事，不是一刻兒可以講得完的，緩幾天得有空兒，我再給你細細地講吧。此刻不妨說個大概給你聽，簡括說一句：是三角式的戀愛罷了！你想，三角戀愛的成立：不是兩男爭一女，便是兩女爭一男，臨了，就使有一對成就；但那落後的一人，卻做了悲劇中的主角！甚而全本是悲劇，也是常見的事；老汪便是三角式戀愛中的落伍者！」

「這麼說，那是兩男一女的三角式了？」

「可不是呢？只是他這三角式的成分，和平常的三角式的戀愛，有些不同。他並不爭奪那女子，他情願自己做落伍者，爲的他有一種難言的隱痛：……」蘇君忽然立了起來，向窗外望了望，詫異似的說：「咦，他到那裏去

了？」

「怕是出去散步吧？」

「也許是的。」蘇君點點頭說。「但像這等感情不定的人，最使人就心。老石，你這兒等一下子，我去找他來。」

石君點了點頭。但獨自坐着，也有些坐不住了，即推座立起，背着手兒在窗前踱步。等了片刻，還不見蘇君回來，不由的也走了出去。剛下階臺，卻聽得蘇君在嚷着說：

「唉！怎的又哭起來？唉！何苦呢？怎裏怪冷的，進去吧！」

石君忙擡頭看時，但見蘇君直立在欄干外面的一株梅花樹下，兩手拉住了汪君的左臂，像要拉開他的樣子。那汪君卻伏在梅花樹下的一塊石上，埋頭在右臂灣裏，像在哭泣的樣子！忽然擡起頭來，向蘇君望了一眼，咽着聲音說：

「啊！老友！你想……」但又咽住了說不下去，仍舊低下頭去，伏石在上儘哭。

「想什麼？想有什麼用呢？進去吧！進去喝酒吧！唉唉！真作孽呵！」蘇君且拉且說。

石君聽了，也不由的仰起頭來，對着天空微嘆。即忙走上前去，幫同蘇君在旁勸解；可是全不中用。那汪君仍是伏在石上，雙肩不住的聳動着。好不容易同蘇君把他勸解住了，把他拉了進來，喚園丁統了一把手巾來，給他揩了揩臉，蘇君即倒了杯酒，放在他的面前，笑着說：

「怎麼，你終是這般地的孩子氣，動不動又哭起來？來來！喝酒吧！」汪君閉着眼睛說：「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你還叫我喝酒嗎？」蘇君搖着頭說：「孽哉！何苦呢？還是看穿一點吧！」

汪君睜着眼睛說：「你怎知我的心事呵？我覺得能够這麼的痛哭一次！

「他把她面前的一杯酒，一口氣喝個罄盡。『我能夠在老友面前這麼的痛哭一次；能夠在這太湖邊上這麼的痛哭一次，也是不易得的機緣！人生能夠經得幾回的這樣的痛哭呢？說不定……』他眼淚又掛了下來，咽着聲音說不下去。

這時蘇君也覺悄然寡歡，回答不出什麼話來，攔着酒杯兒，再也喝不去；只有石君還能夠發一聲微嘆。

湖風吹起了萬頃的波濤，梅花在一點點地迎風微笑，只是在香雲海——堂名——中的三個遊客，再也沒話說；和四面的羣山一般地沉默！

死人的笑

富翁許榮生，是一個好勝的人；尤其是對於他的仇人史良甫，抱着莫大的嫉恨心，無論什麼事，終要求勝過他一點兒，纔覺開懷。

其實許榮生對於史良甫，並沒有什麼深讎大恨；不過在小時候，兩人在一個學校裏讀書，史良甫年紀比較大一點，未免時常欺侮許榮生；許榮生硬從小發誓：『以後無論幹什麼事業，總要超出史良甫之上！』這是許榮生所抱的決心，視作報仇洩恨的無上法門。

果然，許榮生也可算得是個有志的人！他在數十年中，節衣縮食，竭力的謀物質上的積聚，竟被他掙下鉅萬財產；超過了史良甫的資產在一倍以上，他纔覺得心頭舒暢。

許榮生既做了大富翁，於是無論什麼事，終能够比史良甫佔着優越的地位；因為許榮生有的是錢，什麼事都可辦得來。雖然史良甫也有一點資產；但萬料不到暗地裏有一個許榮生把他當作仇人看待，事事要和他爭勝，已經數十年了。

死的人

但有一事，許榮生視為不滿意的：史良甫原是一個宦家子弟，對於官場方面，比較許榮生熟悉得多；而且從小在前清時候，捐了一個候補道銜，因此，到了民國時代，還能夠在官場中東混西鑽——某督軍是他父親的及門弟子，當然的，史良甫以師兄弟的關係，得了一個督署中的諮議虛銜！某省長是他父親的同寅好友，當然的，史良甫以世誼的關係，得了一個省長公署的顧問名義！某廳長是他的表兄，請他做了幾年的科長！某道尹是他的世姪，請他當了幾年的秘書！還有什麼總長，什麼師長，什麼，什麼，……都是史良甫的親友；史良甫的頭銜，差不多共有十多個。許榮生雖然也想弄幾個

頭銜玩玩，最好弄幾個比史良甫更闊氣一點的頭銜。無奈許榮生對於官場中人，不大熟悉，費了不少心思，化了許多金錢，終覺得不能稱心滿意；雖然也會弄到了幾個空銜。

許榮生爲要實踐他小時的誓言，不惜竭力地鑽營，以求達到他的目的。他想：最好能做一任什麼次長或廳長；至少限度，也得做上一年半載的什麼道尹，那麼，一任實缺的頭銜，當然比較史良甫的榜人門戶，高妙得多！

好容易走到了一條門路，許榮生便不惜所費，把好幾萬金錢，竭力去運動。恰好某地的道尹，正要更調，許榮生果然大有希望！許榮生更心底裏快活出來，時時嘻開了嘴，忍不住自己發笑！

不幸，許榮生忽然害起病來！許榮生的心，雖然還想奮發有爲；但許榮生的年紀，差不多已到了最後時期了，許榮生如何能夠逃過時間的支配呢？但許榮生一點也不畏懼，雖然死神已站在他的面前。他只望在他一口氣

沒斷之前，能夠見到報紙上面，載着中央政府的命令：「茲任命許榮生爲某某道尹，此令！」他覺得死也瞑目了。因爲他所求的，已經求到，上任與否，不成問題了。

說起來事有湊巧：不知怎樣的，史良甫忽然急病身亡。許榮生臥病在牀上，聽到了這個消息，枯蠟般的病容上，不覺露出一絲笑容來！當即喚了他的兒子，來到牀前，囑咐他說：

「本來我還放心：要是我得了實缺的道尹，史良甫也得什麼廳長次長，那不是又超過了我嗎？現在好了，史良甫已先我而死，他的頭銜，已盡於地了；我的道尹，只要有一天見諸明令，我便勝過了他！要是你是個官子，你得竭力爲我去運動，使之實現！實現在我未死之前，那當然是再好沒有的事；便是我死後，也得爲我辦到，庶幾我的訃文上，比較史良甫要闊綽的多！否則，我目不瞑，你也是個不肖子！……」

他的兒子當然一口答應，給他辦去。本來許榮生已經走好了的門路，他的兒子不過去催促催促罷了。無奈許榮生偏生等待不及，受不了死神逼迫，漸漸有些支撐不住的樣子。但許榮生一靈不昧，一心牽掛在那道尹的頭銜上面，竭力和死神抗拒，要延長他的一絲殘喘；意思要在他未死之前，親眼見到那政府的命令！終於死神的逼迫，一步緊似一步，一部酷虐的抽氣機，已安置在他的嘴邊，許榮生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了！而所謂政府的命令，正似天上給音，虛無縹緲，可望而不可即哩！

許榮生自知靠不住了，睜着一雙酒眼，儘對着他的兒子直視；意思是恨他的兒子不肖，不能給他辦到了他所盼望的事，使他在未死之前親眼看見！他的兒子也猜到了他的意思，忙俯下身去，和顏地安慰他說：

「爸！你放心罷！無論如何，做兒子的一定給你辦到就是了，不問在你生前；或你百年之後。說不定，還得給你設法一個比較道尹大一點的頭銜，

「這老大家爭一動身後兩果光！」

許榮生眼睛睜了一動，嘴唇噙了一層，算是表示他喜悅的樣子！又敬敬地相讓了一點，纔在讓許他兒子似的，給於很敬禮地敬了口氣，掙扎着說：

「好兒子！這你須得爲我幹去，終得勝過那史良希纔行；因爲他是我的仇人！這是我從小發的誓言！……」

他說話的聲音，已很低弱，而且有些含糊不清了。勸他兒子細心地聽着，纔聽出了這幾句話來。他兒子忙向他點了幾點頭，他纔沒話。

這時，死神已在催促他快快上道，見他還是奇延癡喘，留戀着最後餘生，便不再和他客氣，憑着自己無上的權威，強制執行；於是名心未死的許榮生，不得不和這世間告別！但許榮生是萬萬不甘心的，他的死臉上終現着失望的顏色；兩眼固定地睜得很大很大，一動不動地向空間望着，像還在盼望

着好消息到來！

他的兒子見了他這副形狀，知道他雖死不肯瞑目，便在他的屍身旁邊，默默地禱告了一番，意思說：

「爸！您安心吧！做兒子的決不負你的遺囑，一定替你辦到，終得勝過史良甫才是！」

那死人的眼睛，雖然像略略地縮小了一點；可是終不肯把眼皮閉了攏來。他的兒子沒法想，憤地繞人去開房走的門路，只是還沒有希望；再瞧那死人的眼睛，仍是一動不動地睜着，再也不敢開攏去。他的兒子便和一個朋友商量，這朋友誰是善於他這個智囊，聽了這話，想了一想，便湊在傳的兒子的耳上輕輕地說：

「這一個，只須進着這個靈柩，在死人身旁，念上二回，說不定死人會上當吧！」

他的兒子委實沒法想；沒奈何，照着他朋友的話，私下擬了一個電報，託言是中央政府的秘書某某打來的。說是已任命他老子做財政廳長了。就在死人旁邊朗聲地念着：

「某先生！某省財廳長，由兄繼任，已明令發表，特聞。某某，陽。」

奇怪！那死人的睜大的眼睛，漸漸地閉攏去了！死臉上也漸漸地現出笑容來，像一個平常的人在睡眠中做着了好夢一樣！

狗

怪不得，什麼人都瞧不起我，連這一頭四脚的毛臉東西，也不認識我起來！

當我走到我那朋友家的門前，正躊躇着不敢進去，忽地竄出一頭高大的西洋狗來，直撲着我猖狂地亂吠。我最怕的是狗，尤其是近來已成了一個害怕的人，慌得我只顧躲閃。那畜牲見我一點沒有能力的樣子，越發得意起來，迎着我左躡左跳，一點都不肯饒捨。

我也不由不惱怒起來，咬着嘴唇，把拳頭揚了揚，罵道：

「你這沒眼珠的畜牲！怎麼連個堂堂學者都不認識？你再猖狂，說不得，我要動武，那纔知我不是無抵抗主義的托爾斯泰呢！」

我這樣地示威了一下。果然，那畜牲倒退了幾步。我想：這畜牲倒也識相，給我一嚇就嚇退了，雖然還在望着我不斷的吠叫。其實我逼得沒法，纔裝着這虛威，究竟牠是一頭畜牲，識不透我的虛玄；可是我心裏還在不住的亂跳。

我趁牠讓步的機會，一溜便溜進了門口中去。誰知那畜牲也乘我不備，直躡到我的背後，一口把我袍子的後幅咬住了。我慌忙閃避時，「嗤」的一聲，可憐我那患難與共的一件烏糟的舊袍子，給那畜牲撕破了一大塊。那畜牲越發得意似的圍繞着我亂跳亂吠。

「這怎麼好呢？我那袍子雖然烏糟敝舊；可是我只有這一件了，怕的我再要裝做長衣人已不可能吧！」

我覺得好生悲傷，一個人穿的敝舊了一點，連那四脚的狗也要忍心欺侮起來！我再沒有勇氣示威，雖然那狗還在不住地吠着。我只偏着身子，擦起

了撕破的袍幅，悽然地說不出話來。

我還記得呢：當我沒有失意時候，我來到這我那朋友的家裏，這畜牲非但不迎着我亂吠；還搖頭擺尾的挨到我身邊，表示着親暱的樣子。怎麼——沒有幾時，牠便眨眼不認識了？呵，究竟是毛臉的畜牲，所以一點也不知道避性。

我只能怪我自己。那毛臉畜牲懂得甚麼？要是我不上我那朋友的門，也不會受這畜牲的欺侮；甚而把我一件患難相隨的袍子都作了犧牲！但我那朋友的能否就見我，還不得而知。

我真覺得不值，想「回去吧！」正要轉身走時，恰好我那朋友聽得了狗吠，走了出來，一眼望見了我，忙走上前來，打着招呼。可笑那畜牲倒也乖覺：見牠主人和我殷勤，吠也停止了，向我眨了幾眨狗眼，舐舌搖尾地去諂媚牠的主人，靠在牠主人的身旁，嘴裏低低地叫出媚聲來；像在告訴牠主人

的樣子！

我那朋友一手拍着那狗頭；一手和我握了握手，含笑地說：「裏面請坐吧！」一眼瞧見了我那撕破的袍子，「啊！敢是這畜牲把你的袍子撕碎了？」

我點了點頭，勉強裝着笑臉道：「好在是舊袍子，不值什麼。」

我那朋友忙說了幾句抱歉的話，回頭向那畜牲睜了一眼。那畜牲好像知道似的，越發叫出蕩女般的媚聲來；尾巴也搖得加忙，儘在我那朋友的前後左右，不停地蹦跳！我那朋友握了拳想擊牠時，牠忙伸出赤紅的長舌，迎着我那朋友的拳頭上舐了幾舐，嘴裏還是不絕地做着媚聲。

我那朋友倒有些不忍下手，隨把拳頭鬆了開來，在那狗頭上撫摩了一陣；那畜牲也便掠舌捲唇地在我那朋友的手上儘舐；狗眼兒不住地偷瞅着我那朋友的顏色——啊，真料不到這畜牲會這樣地知趣哩！

「你瞧，我這條狗真個是再乖覺不過的！但終竟是畜牲，只知獻媚牠的主人；不懂得接待賓客的禮數，見了陌生人，便要使出牠的獸性來。」我那朋友向我說。

「這怕不一定吧？牠見了衣衫華麗的人，一定歡迎不及哩！」我也笑了笑說。

「爲的終究是畜牲，所以恁般的勢利！但我可叫牠向綠賭罪——」卽在那狗頭上拍了幾下，「你知道嗎？你已得罪了客人，快坐起來，作幾個揖，賠個禮兒，我便饒赦了你！」

說也好笑！那畜牲聽了我那朋友的話，真個把兩隻前爪舉起來，身子直直地坐在地上。「作幾個揖！」我那朋友說了，那畜牲真個把前爪當作了人手似的拱了幾拱；一雙狗眼卻不住地瞟着我那朋友的顏色，意思像在討饒的樣子！

我那朋友拍着手道：「如何？牠可算得『過而能改』，怕比較一般勢利小人好的多哩！」忽見那畜牲的前腿，已下落在地，「嘿！」我那朋友喝了一聲，那畜牲忙又坐了起來，捧了兩爪打拱。

我失笑道：「怪可憐的！你強牠這般做，猶諸強人做畜牲的行爲，也是殘酷的事！饒赦了牠吧！」

「呵，你的袍子不是給牠咬破了嗎？怎的反替牠討饒起來？」

「畜牲罷了！懂得甚麼？本來像我這打扮，在畜牲的眼光中看來，當然要疑惑我是歹人；牠爲盡牠的職責起見，向我亂吠，也不可說不是。」

我那朋友笑道：「也罷，我就聽你的臉上饒赦了牠。」他只把手兒向下一沉，那畜牲卽直跳到我那朋友跟前，又在我那朋友的手上舐了幾舐，狗尾巴像「拍節機」搖個不止，表示着牠的感激似的。

「但牠沒有衣服賠償你，說不得我替牠負這賠償的責任。」我那朋友便

邀我到裏邊去。

「好說，一件破袍子，也值得賠償嗎？」我跟在他的後面，嘴裏雖然這般說，心裏巴不得他賠償我，因為我只有這一件破袍子；他也不是賠不起的人。

說也奇怪！那畜牲也似知道有些對不起我，一路的跟在我的身邊，擺耳搖尾的對着我表示牠的親熱；又好像對於我表示牠的歉疚似的！

我那朋友回頭瞧見了，笑道：「這畜牲端的可笑，真像一般小人的『前倨後恭』哩！」

我歎了一口氣道：「可不是？能夠『前倨後恭』，倒也罷了！」說着，已走入書房中去。

「城市犬能吠，專吠權權人；鄉村犬亦吠，反吠衣冠新，由其所見陋，生不識冠巾！毋怪狗苟徒，讎正羣狴狴，彼其心目中，好醜本不分

；自非同氣類，相逼必慈嘆；亦復何足貴：「被箇非人身！」

我那朋友聽了笑道：「好詩！這是趙戴光的詩嗎？」

我只點了點頭，坐了下去。那狗也跟着靠在我的身邊。我便在那狗頭上輕輕地拍着。那狗也向我獻媚起來，搖着尾巴，在我的手上蹭個不止！

我覺得這狗怪討人喜歡的；雖然在先曾受牠的欺侮來！

闊氣的計文

有一個時期，我曾經幹過某書局的代理經理。那書局自己沒有印刷所，所有的印刷物，都委託幾家印刷局代印。有一次，因為已發出的一種印件，在一家小印刷局裏，已經許多日子還沒印出，沒奈何我自己走到那小印刷局去催他們一催。

當我走進那小印刷局的門口去，那局中的老板，忙起立招呼，陪著笑臉道：

「很對不起！竟使你經理先生自己等駕起來！因為這幾天的短期印件，差費太多了一點，不得不把貴局的印件，略遲幾天；但明後天無論如何給你趕一趕吧。好在我們老主顧了，一定能夠原諒的。」

我不得不裝出一點經理的神氣來——雖然是代理經理——瞅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說：

「怎麼，還沒印嗎？太拆爛污了！什麼短期印件，值得這般的忙？」

「不瞞你老說，這幾天大概發生了什麼瘟疫吧？所以天天死人，天天有這麼不少的訃文，來上我們的生意。你老是內行呀！像這種的印件，利息自較優厚一點；但限期都很短促，不得不趕印，因此，把貴局的印件，耽遲了下來，很對不起啦！」

「哦！那你最好天天望死人，人越死得多，你的利息越發優厚，可不是？我們的生意可不用做了！」

那老板笑起來道：「你老真是個趣人！我們不是棺材舖子，怎麼天天望着死人呢？」

我忍不住也笑了起來。恰好有個排字生，拿了一張什麼底稿來問他的老

板先生：

「這一張的材料太多，現成的版子插不下去；要是拆去了重排，又要費幾少手腳，不嫌把邊邊的先排開起來，版子可不用變換。」

那老板把那底稿接在手中，瞧了一下，點着頭道：「哦，委實太多了！」

我也趁此機會，走到那老板的身傍瞧了瞧，原來就是一張計文的底稿，上面排列着不少的銜頭：什麼進士及第呀？什麼翰林院編修呀？什麼學士呀？什麼侍郎呀？……還有什麼衆議院議員呀？什麼總統府咨議呀？什麼顧問呀？什麼會長呀？……足有三四十個赫赫的頭銜！我也瞧的有些眼花，記不清許多。

「好闊氣的一位大老！這樣的計文，當然又是一注好生意啊！」我向那老板笑着說。

「那倒不見得。」那老板搖搖頭說，「越是這樣麻煩的計文，排的時候也費事，印的時候也費墨，紙張也多費；但利息卻也不見得十分優厚！」

那排字生也插嘴道：「可不是？像這樣的嚕哩嚕嚒，再麻煩也沒有！人已死了，還誇什麼衙頭？不怕瞧的人討厭！」

我不由的伸了伸舌頭道：「呵呵！瞧不出你這孩子，竟然這樣大膽，敢把這麼個大老，瞧得半文不值！」

那排字生笑道：「這打什麼緊？好在他已死了，就是我罵他，他也不聽見哩！」

那老板呵着他說：「好哩！莫多嘴了！這是不能緩的，後天就要來拿，說不得只好多費一點手脚，把現成的版子拆改一下吧！並且要趕快，因為要印二萬份哩！」

那排字生沒奈何皺着眉頭，接了那底稿，懶懶地走了進去，嘴裏卻還咕

嘈着：「討厭的東西！擺什麼死關！」

那老板向我笑道：「這真怪他們要討厭，因為普通人的訃文，只消把現成版子改換幾個字就行；只這一張訃文，非把現成版子拆卸了另排不行。」

「怎樣的現成版子呢？」我問。

「我們小印刷局，大概都有一副排好的現成的訃文版子。因為普通的訃文，大概終是：「不孝某某等，罪孽深重，禍延顯考……」等這些老套話；格式也是一般的，沒有什麼大變動，所以只要改插幾個字就行了。」

「那麼，何不再排一副貴族式的現成版子呢？」

那老板笑道：「這個，你老是外行了。富貴人家的訃文，變化最多，長的短的——比普通一般的終要長一些兒——捉摸不定，叫我們拿那一種做定式呢？況且富貴人家的訃文究竟比較少數；我們又是小印刷局，備的字也不多，不單做訃文的生意，怎好把活用的字，擱置起來？今天的拆卸現成版

子，便爲了字少的緣故。」

我聽了他的話，點了點頭，正要向他催促我的印件；忽然那個排字生又走了出來，眉頭皺得緊緊地，手裏仍拿了那張計文底稿，走到他老板面前，撅着嘴道：

「這真是討厭的東西！這些怪衙頭上的字，一大半是我們鉛字架上沒有的，怎麼好排呢？」

那老板也皺了皺眉頭，「買去！你先把空鉛填滿了再說。」

那排字生只好撅着嘴走了進去，嘴裏還咕嚕着：「這種衙頭，本是空擺架子，中什麼用？我看不用買吧，給他填幾個空鉛就算了！」

傍邊一位校對先生聽得了，忙道：「這怎麼可以呢？在計文中，衙頭是最要緊的，該得去買！」

我聽了笑起來道：「衙頭可以買的！衙頭可以把幾個空鉛代替的！但那

位闊氣的大老，辛辛苦苦博得了這許多銜頭；怕死也料不得會給你們當作身後的取笑資料；會給你們看得半文不值，當作了嫌惡的東西！」

他們也都笑了起來。那老板卻帶笑地說：

「但終是一張闊氣的訃文！接到這訃文的，怕誰也視為一件榮幸的事哩

！」

作者的其他著作

▲三角戀愛 二十萬言的長篇小說

第一集已出版 實價七角

第二三集在印刷中

▲妖媚的眼睛 短篇小說集

短俏精警 別創作風

短篇小說集 已出版 實價六角半

▲鬪樓 印刷中 短篇小說集

▲海嘯 著作中 三十多萬言的長篇小說

以上均歸上海全星書店發行

後記

我自己也覺得太幼稚，這幾篇不值一讀的東西。

況且都是前幾年的無聊的東西；況且現在自己看來也要搖頭不置的東西！

那我爲什麼要把來發表呢？而且還把來湊成這麼一本書呢？

唉，說也可憐！我十幾年來，爲要追償我的志願——做小說——簡直什麼都不顧，所謂社會上的道德，法律；及個人的名譽，財產等，我都爲了這愚蠢的志願，全不置在心上；終於成了個沒人顧憐的窮剩一身的餓殍光棍！

臨了，像保姆般嗶啞我的，像長姊般翼護我的，像教師般指導的，像信徒般敬仰我的，像僕役般侍奉我的我那吟姊——逝世了將屆二年的我的前妻，也爲了我這愚蠢的志願，任勞怨，耐痛苦，在憂煎煩悶的艱苦生活中掙扎着！而終至一天天的憔悴下去，一天天的枯瘠下去；而終於做了我那愚蠢的志願的犧牲者！

啊，這是多麼痛心而悔恨的一件事呀！我真太愚蠢了！太愚蠢了！

轉瞬，我的吟姊的兩週忌辰，就要來臨，而我那愚蠢的志願，究竟能求償與否，還在虛無縹渺之間；我真媿對我那九泉下的賢明的吟姊！

那我爲什麼不把這幾篇東西湊成一集子呢？

要知：這在我吟姊有生之時所寫的幾篇東西！要知：這在我漂流在海外時因我吟姊含辛茹苦而不得不寫的幾篇東西！要知：這在我險些兒作異域的餓殍時爲我吟姊咽悲忍淚把來換作家用的所寫的幾篇東西！

那我還顧什麼幼稚不幼稚？還顧什麼無聊與有聊？我決心把牠湊集攏來，紀念我那親愛而賢明的永別的吟姊！紅花呀！是血的燃燒嗎？！是淚的噴放嗎？！是悲痛的象徵嗎？！是人生的曇幻嗎？！

吟姊有靈，實憑式之！

一七，八，二四，風雨凄其之夜。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